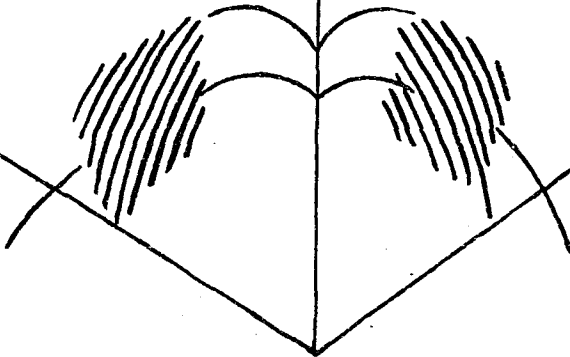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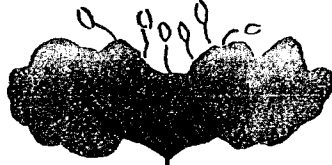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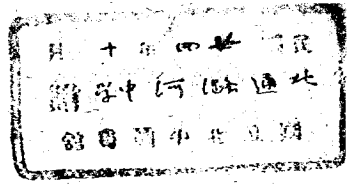


# “力和法”





# 協和湖 第一期 目錄

封面.....	王大富	小詩.....	王達津(七一)
論游藝.....	王乃堂(二)	轎夫.....	張天授(七三)
中國字體流變考.....	孫東元(七)	八月十五夜望月懷母.....	張天授(七四)
黃昏裏的埋藏.....	劉惠民(九)	不眠夜.....	梅白遠(七五)
共生蟲.....	趙慧澄(三)	憶旅人.....	梅白遠(七七)
妻的死.....	謝宗琦(二七)	懷友.....	王遜(七六)
獨身漢.....	梅白遠(三)	問碼頭.....	王遜(七九)
灰的園林.....	劉惠民(四)	長江流域民歌選.....	天授輯(八〇)
記山居.....	孫東元(四)	昭君怨(詞二首).....	李傳福(八四)
小像.....	王達津(四)	鷓鴣天(詞一首).....	林瑞良(八五)
澡堂.....	張征東(四九)	介紹幾位世界有名的音樂家劉永生(八六)	
鄉愁.....	徐增乾(五)	「梁允達」.....	張征東(九九)
書簡小稿.....	王達津(五)	三言兩語.....	張書凝(一〇一)
路.....	張天授(五九)	乙亥班的一個小統計.....	星光鐸(一〇三)
東拉西扯話中秋.....	陸世傑(六)	村際要聞.....	(一〇六)
梁墓.....	曹天欽(六五)	編輯後記.....	編者(一〇七)
故宮.....	王達津(六九)	肺結核症(肺癆)概說.....	轉載(一〇九)

# 湖 和 協

第 一 期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十 月

29980

# 論游藝

王乃堂

## 一、游藝的意義

什麼叫做游藝？禮記少儀：「士依於德，游於藝」又論語述而：「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字據舊日注解說是六藝，游則玩物適情之意，合起來就是玩物適情於六藝之中。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大部分是偏於美感和技巧方面的東西。拿現在的話說，便是藝術，便是美學。

談到藝術或美學，一般人總是持着一種賞玩的態度。他們以為一種藝術能够博得觀衆的賞玩，便是美的藝術。其實賞玩二字，態度十分混淆，高尚的藝術能够引人往復沉思，或得意忘形，固然可以說是賞玩；但公子哥兒小姐太太牽着叭兒狗，抱着小阿咪，那種快樂自得，何嘗不是賞玩？同是賞玩，前者則是有價值的藝術性，後者却是無聊的消遣；前者合於人生的美滿的理想，後者乃是自私自利的享樂；前者因為追求美滿的理想生活，於是他的生活便最認真，最肯負責任，後者因為自私自利的享樂，於是他的生活便日趨於狹隘，甚而至於墮落。所以藝術本身的責任，非常重大，而創造藝術及表演藝術的人，其所負的責任，尤為重大。故禮記上說「依於德」而後才「游於藝」，孔子也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才「游於藝」。所謂「游」，便是往復沉思，或得意忘

形追求美滿的理想的状态，而不是專爲享樂或博人一笑而已。

## 二、游藝與觀衆

游藝的意義既如上述，緊接着的問題，便是：怎樣使觀衆往復沉思走到最負責任追求美滿理想生活的境地？這個答案，決不是藝術本身（包括創造者及其藝術作品）一方面的責任。假如藝術本身的程度極高，而觀衆的程度極低，雙方距離水平線都太遠，那麼，無論藝術本身多麼有價值，觀衆不會了解，更談不到賞鑒，更談不到往復沉思；結果等於「對牛彈琴」，不會發生多少影響。反之，藝術本身之價值極低，而觀衆之程度很高，結果，不過使觀衆失望，呼聲聲冤枉而已，也沒有多少影響。影響最好或最可怕的是：藝術的程度恰恰與觀衆的程度差不多——高也成，低也就，它能够引人向上，也能够引人墮落；它能够使人生更有意義，也能够使人生無聊消遣。理由是這樣：藝術本身的程度恰恰高過觀衆的程度一點，一般觀衆決不至於不了解；不但能够了解，而且能够賞鑒，甚或能够悠然嚮往，這種藝術才是有價值的藝術，這種藝術才是社會生活中創造文化的原動力。反之，藝術本身的程度恰恰比觀衆的程度低一點，一般觀衆自然都能了解，但也對付着可以賞鑒，也能引起悠然嚮往之情。這種藝術，無形中使觀衆的趣味降低一級，久而久之，它會引人入了歧途，它會使社會的文化開倒車。

所以創造藝術和表演藝術，並不是兒戲。他對於自己人生所負的責任，對於觀衆所負的責任，對於整個社會所負的責任，實在是既重大，

## 三、本校游藝的趨勢

現在談到本校的游藝了。本校除正式開游藝會外，凡對於畢業生的歡送會，畢業生的班日，以

及最近開學後的迎新會……都帶有游藝的項目。本人對於過去的游藝會沒能够一一參加，實爲憾事，惟對於上季的歡送會，班日及最近的迎新會却有始有終地從開場一直看到閉會。游藝的項目大概可分爲三大類：（自然不免有所遺漏）

一、作樂及唱歌

二、舊劇與新劇（啞劇附）

三、雙簧及相聲

第一項因爲我根本外行，暫不論列，現在所要討論的乃是二三兩項，舊劇除表演全齣（次數很少）外，還可分爲：1. 清唱，2. 戲迷傳，3. 拾金……等。茲再分類如下：

一、非滑稽的

話劇（新劇）

歌劇（舊劇）

清唱

戲迷傳

二、滑稽的

拾金

雙簧

相聲

根據過去在游藝場中的觀察，最不能得到觀衆歡迎的便是話劇與清唱，話劇本不容易生動，清唱又天然的呆板，開幕不久，觀衆便交頭接耳，竊竊私議，場中空氣由沉靜而變爲浮動，由整齊而變爲散漫，最能引人發球助興的要算相聲，雙簧，戲迷傳與拾萬金了。表演者擺頭晃腦，裝腔作勢，更

加以東拉西扯，忽然而天，忽然而地，備極「幽默」之大觀，於是鼓掌聲，大笑聲，打成一片，極度顯出觀衆情緒之熱烈。由這種情形看來，觀衆的趣味，不在乎有意義的話劇，而在乎舉動的滑稽。主持游藝會的人似乎都感到這種羣衆心理的傾向，上季的歡送會及班日，大部分的項目是上表所列滑稽項下的各類；本季的迎新會，除點綴一些作樂與唱歌外，更全部是清一色的戲迷傳，雙簧與相聲。——這是事實，這已經成了一種趨勢。

#### 四、趨勢的批判

不能賞鑒高尙的優美的藝術表演，反而趨向於低級的趣味與無意義的享樂。這是一般觀衆的錯誤。不能提高觀衆的優美的高尙的理想，反而迎合觀衆的低級的無意義的消遣心情，這是表演者放棄了他所負的藝術的責任。

莊嚴的戲劇惹不起觀衆的注意，提不起表演者的興趣，原因是，創作者非絞盡腦汁不能寫出一部莊嚴的戲劇，表演者非絞盡腦汁不能演出莊嚴的情態，觀者非絞盡腦汁不能賞鑒莊嚴的純美。所以好的戲劇之所以成爲好的戲劇，其責任除創作者和表演者應負一大部分外，還得觀衆負起一部分來。三方面的責任，雖然很難判定誰輕誰重，但我們無妨分出前後來；必先有創作的美，而後才有表演的美，最後才輪到觀衆的美。

這樣，我校的游藝雖尙談不到創作，但選擇好的創作，加緊美的表演，却是責無旁貸，決不能因爲一二次的表演失敗，或得不到觀衆的共鳴，便降低藝術本身的目的，放棄藝術本身的使命，致使莊嚴遼靜的大禮堂，不能提振觀衆的高尙優美的心情，反而好像到了北平的天橋，通縣的萬壽宮，笑是笑了，樂是樂了，并且真顯得有趣味了；其奈使人日趨於下流，鄙淺，懶惰，浮動與雜亂。

何！學校之所以有游藝，其意義果如是乎？

自然，人底情感是波浪形的，有極度的緊張，必發生極度的鬆弛，人不能長時呼吸着緊張的空氣，必須要有所調解，譬如吃過了雞鴨魚脯，便很想得些白菜蘿蔔湯喝一樣。莊嚴的戲劇能够掀起觀眾的情緒，（假如觀眾能够了解的話）此種情緒若繼續得太長久了，也容易使觀眾感到疲勞，偶爾穿插一些幽默的雜耍，藉以調節觀眾的精神未嘗不可。但若不求正常的表演的進步，却全盤向雜耍的道路上走，那就近於胡鬧，那就失掉了游藝的本旨。

更進一步說，我們處此情勢嚴重的中國國度之下，嚴肅的沉默或許不是一心死一的表现，而低級的享樂却有害於心理健康，極能麻醉一般反應日趨下流，而不自知。隨便玩玩雖是小事，而其影響殊有不可思議的大。改造我們的游藝，提高我們的水準，我以為是此刻游藝會的當務之急。



# 中國字體流變考

孫東元 (S3)



## (一) 緒言

中國文字，不僅外形優美，其結體用意且頗深長，既非古埃及「諧聲」字所可與比，今日歐洲「拼音」字更難望其頸項，惟字形複雜，筆畫繁多，是其缺點，亦今日學術界諸巨子之所以提倡簡字而不憚其煩者也。

惟其字形美觀，故中國文字不僅爲傳播思想表達感情之工具，且成爲美術部門之一，書法一項幾駕凌繪畫之美術地位，書家亦成社會上之卓越藝術人材，加以歷代帝王科舉取仕，庭試策卷，非字跡優美者不取，甚至唐代有專以書法取仕者，是以觀者不覺爲倦，覽者莫識其端，上好下甚，雖鄉愚村姑，亦知「顏柳歐趙」，此中國文字之異於他邦者也。

一八九九年（光緒廿五年），殷虛甲骨文字發見，世人喻爲古代文字形制，出處在今河南安陽縣城西五里之小屯村，此後丹徒劉勳（老殘游記作者鐵雲氏）藏甲骨五千片，拓墨選紙付諸石印，名曰鐵雲藏龜，上虞羅振玉復出其所藏甲骨數萬片，于民元印行殷虛書契前編，繼之者有王襄之簠室殷契徵文，後附考釋；近今學者有郭沫若及容庚（現燕大教授，專攻甲骨攻據）二氏，潛心鑽研，以科學方法收集攻據，發見甚多，爲文字學闢一新途徑。

余之研究卜辭，志在探討中國社會之起源；本非拘拘於文學史地之學；然識字乃一切探討之第一步，故于此亦不能不有所注意，且文學乃社會文化之一要徵，於社會之生產狀況與組織關係略有所得，欲進而追求其文化之大凡，尤舍此而莫由。云云（郭沫若甲骨文文字研究序），郭氏以爲文字爲探討一切古代文化思想之工具，其研求甲骨之主旨，固非如一般士大夫之純爲賞鑿與興趣也。中國現存最古文書乃作於西元前二千年前者，殷虛甲骨文之發現，可證明彼時書寫技術，已很高妙純熟，故中國文字之創始，遠在西元前三千年之中葉，實甚有理，以往中國文字起源於外國之說，不攻自破，中國文字爲地道土產，可以無問題矣。

中國文字構成之方法，決非依一二簡單原則而成，乃依據許多演化的途徑，慢慢產出，如舊說之「六書」，其形式之變遷，直至西元後方始完成，此本文研究之要旨也。

## (二) 字形起源

許慎說文解字叙：「神農結繩爲治，而統其事」，易經繫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所謂後世聖人，蓋指庖犧（宓犧）黃帝而言，故易又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按宓犧所畫八卦——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爲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字之代名，爲文字之濫觴；然依九家易「古者無文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者其繩，事小小其繩，結之多少，隨物多寡，又說文解字叙「伏羲畫卦，神農結繩，黃帝造書契」；是則結繩當在畫卦之後，近人多疑結繩簡單當在畫卦之前，依此段說法，結繩實影響書契，因畫卦只直線條，而結繩則有曲線條及交互線，以此可知結繩必爲文字之形的起源，結繩符號，定較畫

卦爲複雜，「六書」指事，即係結繩的蜕化。

「書契」爲黃帝左史倉頡所造，倉頡仰觀奎星圓曲之勢，滌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禽獸蹄迹之跡，體類象形而制字，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所謂「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文者：奇偶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說文曰「文錯畫也」；字者：始於一，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許慎所謂孳乳浸多者是也。

書契的基本原則是六書，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會意，四曰諧聲，五曰轉注，六曰假借，大抵昔者造字，率依大自然之景物之形與事而成，象其形之大體曰象形，如「日」「月」是例；指其事之實曰指事，如「上」「下」是也，文字既立，則意寄於字，而字有可通之意；聲寄於字，而字有可謂之聲。因而博衍之，取乎意會，故曰「會意」，止戈爲「武」，人言爲「信」是也；意不會而諧合其聲，曰諧聲，「江」「河」是也，義之轉相爲注者曰「轉注」，如「考」「老」是也；其依義而引伸，依聲而旁寄，假此而依於彼者，謂之「假借」，「令」「長」是也。六書梗概如斯。通常以「六體」誤爲「六書」，依漢書藝文志曰：「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謂此六體書之應用是治印、刻圖章，和寫幡信。倉頡創六書後，亦造文字，其例要不出象形及指事兩原則，自是文字初具雛形。

### (三) 甲骨文

本文除將字形變遷另章詳述外，特將「甲骨文」在此論及，以其係近代發見者，關係上古文化思想至巨故耳。

清光緒廿五年，歲次己亥（西歷一八九九），河南安陽縣西五里之一小邨，發見殷虛甲骨文，

世人共喻爲我國古代文字形制，學者風起雲湧，爭相研索；「商人尙鬼，祭祀，征伐，田獵，出入，年月，風雨等等，無事不以卜；卜用龜甲，亦以獸骨，龜甲用腹甲而棄背甲，獸骨用肩胛及脛骨。卜時削治甲骨，於其裏鑿一橢圓之窠，上博而下狹；復於圓旁鑿一小窪，如卪形。以火在窪處灼之則坼，縱橫見於表，如卜卜，所謂兆也。凡卜祭祀則以龜，餘則以骨。脛骨多用於田獵，胛骨多用於征伐，兆側刻卜辭，文字小者不及黍米，而像畫工眇，勝於楮墨」。容庚燕大中國文字學講義第二章第六節甲骨文，由此可見甲骨一斑。

「刻辭」內多殷代帝王名號，故學者斷爲殷代遺物，稱爲「殷虛書契」，契者刻也；或稱「殷商貞卜文字」以其刻辭多貞卜之辭；近人通稱「龜甲文」，因其文刻於龜甲上故名。

最早得甲文者爲福山王懿榮，王死庚子之役，所得盡歸丹徒劉鶚（老殘游記作者），影印鐵雲藏龜一書，後國內學者有孫詒讓頗潛心研求，但未洞悉奧隱，其後上虞羅振玉搜集龜甲頗多，考釋甚佳，繼之者有王國維氏，甲文價值越被提高，他如丹徒葉玉森，天津王襄，丹徒陳邦懷，番禺商承祚等，除葉氏稍能有卓越新見外，餘均平平，現今亡命東瀛之郭沫若氏，頗致力於此，著有甲骨文字研究，能以科學方法考釋甲骨，爲學術界一大收獲。

關於甲骨是否可靠或真實，尙無史學家及地質化學家正式證明，因甲骨之龜甲入土年久，以其深淺，當可考出年代遠近，化學家可以化學試驗查其資料及變化之深淺。

甲骨文在歷史上有價值，可由之考據昔日民情、生活、政治、社會；在文學及文字學之價值更巨，其在文字學上之價值有下數條：

（一）考出籀文即古文，並非別有別革，如籀文作「四」爲「三」，甲文亦然。

(二) 古象形文以象物爲主，不拘筆畫如何繁簡：

羊——「𦍋」 犬——「𤝵」

(三) 與金文（如毛公鼎等）同，通常字，相合者十之七八。

(四) 訂正許書許多達失錯誤，蓋說文有許多不解及不通之處，甲文爲之訂正者甚多。  
甲文價值僅就文字學上言，卽有如此之多，是則甲文亟待整理研究，非虛言也。

(四) 字形變遷

倉頡所造之字，今所存者，在說文之古文中，尙有百餘個，較之今文，多甚簡略，如古文「右」今文作「祐」，古文「制」，今文作「製」。

前述甲骨文，設承認無疑，當係殷代物無問題，今再追述夏代文字。

夏代文字之可考者，有夏禹峴螭碑（見先秦文化史）其字非篆非蝌，結構奇古，以較古文字，當有異矣。

「古文」卽「重文」，許叔重說文解字叙「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重文包古文及籀文，然此處古文與金文中之古文，又不相同，不可混爲一談。

漢書藝文志以史籀爲周宣王太史，以爲大篆作者；許慎說文叙：「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秦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乃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易，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由上說法，「籀文」乃成立無疑，然近人海寧王國維著史籀篇疏證，創說史籀是書篇名，而非書體之名，因說文中籀文多類似殷周古文；彼所持理由有二：（甲）史籀乃

太史讀書之意，「籀」與讀同，非人名也。（2）史籀篇之文字，乃周秦間西方文字；未傳至東方，故與東方文字不同；按籀文和篆文皆戰國時秦國文字，秦爲西周故都，況其本國本無文化，故文字與西周頗有類似處；及周東遷後，文化由陝而豫而魯，山東尤其是文化活動中心點，文化發達，文字當亦演變，乃由東方西方之別，孔子刪訂六藝，所用皆東方文字也。

史籀篇久已亡失，清道光間，歷城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中，始有輯本一卷。

談籀文，當附帶敘述石鼓文，以其歷代皆認其爲史籀所書故耳，隋以前，無石鼓文，唐初出土，及韋應物韓愈作石鼓歌以表章之，而後大顯于世；其地位於今之鳳翔縣南二十里許；金人破宋，輦歸燕京清故「國子監」（今古物南運後，國子監門前石鼓，已爲膺品矣）；石鼓凡十，徑約三尺，上小而下大，頂圓而底平，四面有略作方形者，有正圓者，銘辭卽環刻其上；今國子監門之膺品，蓋亦仿原物製成者，亦以玻璃罩之，而字體神韻已去原物甚遠矣；傳宋司馬池移置時，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得之，石爲鄉人毀爲臼，惜哉！

關於石鼓文刻石之時代，傳說不一；有以爲周宣王者，如唐張懷瓘寶曆韓愈輩是也；又有以爲係周文王之鼓，至宣王時刻者，此說唐韋應物倡之最烈，更有以爲周成王時，宋程大昌是也；宋鄭樵倡石鼓爲秦時物，証據不足，近人馬衡作石鼓爲秦刻石考謂：「傳世之秦刻遺文，自秦霸西戎時起至二世元年止，凡十二種，證石鼓爲秦刻石；並主宋鞏豐獻公之前襄公之後所作」云云。（見馬衡石鼓爲秦刻石考）。

馬衡創此說有卓越見地，然以秦時始皇帝出遊時之刻石比之，則大有出入，蓋李斯所篆之會稽刻石，釋山刻石，線條（卽碑文筆畫之謂，姑以西畫線條之名代之）多直而細，世稱「玉箸」或「

鐵線」，而石鼓則粗大緊密，字體則一屬大篆，一屬小篆，相去甚遠，且依李斯所篆諸刻石之文辭如「皇帝立國，孝道顯明」等與石鼓中從「馬」從「車」從「鹿」之辭比之，意義又格格不入，一爲自尊且帶有政治意味之辭，一則純粹狩獵遊戲之文，認爲同時代產物，實屬大不可能，愚意以爲周代之說尙然，但究是否周宣王，尙待確實考証。

小篆之作，創自秦李斯，故稱秦篆，以其結體簡單，故名小篆，所以別大篆也。此點毫無疑問，

關於李斯創小篆之來由，緣因當時大篆寫法分歧，且字體結構複雜，書者不易記憶，輒有錯誤，中國字體頓呈衰落，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無已夫」，可以爲證；及西元前二百十三年，秦相李斯煽動秦始皇焚毀詩書，又頒布新官令字目，以爲書史表率，於是中國文字，始呈統一之象。

李斯創小篆，字體多簡略，但李對古代文字，輒有誤解處，且以新字代替古字，前者是罪，後者是其功績。

後起文字多蜕化於前有文字，篆文亦然，雖係秦代產物，實則與古文雷同處極多；依張行字著小篆多古籀考，證據極詳：（甲）例如「於」古文「烏」小篆「菘」「淤」等字，皆從「於」，籀文「磬」，小篆「磬」「磬」等字，皆從「磬」。此例謂已廢古籀，尙可見諸小篆偏旁，（乙）例如「珣」古文「珣」，「王」及「目」皆小篆；「偉」籀文「隸」，「心」及「韋」皆小篆；此謂仍作小篆，而見於古籀偏旁者。

雖然如上說，古文篆文關係密切，但古文篆文相異者實多，如「察」古文「𠄎」篆文，同一

「道」字，一則從「行」一則從「辵」，由是可歸結兩條，篆文與古文的不同是：(甲)組織不同，(乙)筆畫差誤。

小篆有八體之說：(一)鼎小篆，(二)雍菜，(三)垂露，(四)懸針，(五)纓絡，(六)柳葉，(七)剪刀，(八)外國胡語；說法來由甚遠，蓋指字形筆畫而言，似與字體結構無關，「姑妄聽之」耳。

秦時文字有八體：(一)大篆，(二)小篆，(三)刻符，(四)蟲書，(五)摹印，(六)署書，(七)爰書，(八)隸書；可與前述之六體對照參證。

研究秦書，已無碑誌供參考矣，書冊上常有影印之秦釋山刻石，係宋徐鉉所摹，早非原物，昔余習小篆即用明拓本，據前輩云：「徐鉉摹李斯釋山碑，是處窳窳，」其語固亦無根據，然今坊間秦刻石拓本無一真者，則可斷言也，蓋原石早已逃亡故耳。

蒙括將軍發明製筆，工具由粗糙一變而為精細，昔者筆畫多平畫直畫，視之極呆板，既有毛筆，當可運用自如；及紀元後一〇五年，紙又發明，於是書事大進，愈趨精妙講究，此環境影響文化也。

篆書結體嚴整，筆畫方圓，形如作畫，非對稱整齊不可，於是不合社會人事矣。蓋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舊有篆書不能適應環境，乃有獄吏程邈發明「隸書」，據說文解字及漢書藝文志之記述，謂「隸書起于官獄多事，苟趨簡易，施之於徒隸也」；依其言似高文典冊仍用篆書，約至漢朝，隸書始正式應用於學術界也。

漢代經學大盛，所用者盡屬隸文，近人輒謂「漢隸」即指是物，隸書不僅為一簡單字體，且影



聲學術文化，其意可明矣；關於漢儒講授經籍，用假借字及依聲托事甚多，茲以嘉定錢慶曾著通所學隸變條例列下：

(甲) 通——訓詁之通；例如「吏」通作「理」，與六書假借相合。

(乙) 變——形體之變，例如「上」變「上」，「天」變「无」，「祥」變「祥」，惟有者通行，有者不通行耳。

(丙) 省——筆畫省略，如「落」變「苔」，如「气」省爲「乞」；現在楷書，多係由隸書省略而成者如：「皇」變「皇」是例。

(丁) 本——本有其字，而隸變後另有一字，如「珙」本作「玨」是例，(戊) 當——當作此字，隸變後作一偏旁，實屬不當，例如「芙蓉」當作「夫容」，「藎」當作「鹿」；「羽族安鳥，水蟲著魚」，卽此意也。

以上是隸變楷之通例，吾人識此可知楷書來由矣。

常有倫友以書聯拓物詢余「何故似隸非隸似篆非篆」，余答曰：「此卽八分也」，八分由來是東漢王次仲所作，割程隸八分取其二，李篆二分取其八，故名「八分」；是則懂書法上一種形式之不同，固無關於字形變遷之大體也。

漢趙壹謂：「秦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戰攻並作，軍書交馳，羽檄紛飛；故爲隸草」，其意以爲草書始於秦末，蓋作者因隸書煩雜，不易迅速書寫，故創隸草，文字學大綱亦宗此說，吾獨不以為然，茲抒己意於后：

其文所載「隸草」二字，當知非「草書」，而係隸書之稍潦草者，吾亦常見題畫冊用草隸者，體制不變，僅筆畫不工整而已，想「隸草」當卽係今之「草隸」；且由變隸草，亦難如是之快，事

出無因，實難默認也。又趙壹謂草書起自秦末，但又何不言其作者姓名？區區一獄吏程璜，尙言之再再，創作草書之聖人，最低限度，亦當錄名簡冊，既無正式創始者，想係傳說之誤。關於草書另一解說，謂係草竄，亦頗合理；說文序謂「漢興有草書」，可以解決此問題矣。

「草書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張懷瓘書斷），又王愷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蓋草書即因急就章而得名；草草不連綿，其連綿不斷者爲今草，爲晉以後產物，通常推崇王羲之爲草書之優良者，其作品即今草也。

楷書爲三國時魏穎川人鍾繇所作，鍾累官太傅，與胡昭並節劉德升草書，繇書若飛鴻戲海舞鶴飛天，世傳有胡肥鍾瘦之說。

楷書亦稱真書（或作正），近人之稱謂也，衛恒以爲係東漢王次仲所作，唐李陽冰斷爲係鍾繇所作，後說稍合理，因王次仲既創八分當不能再創楷書也。

行書爲東漢時劉德昇所作，字體介于真（正）草之間，但仍不出楷書範圍，僅形體上稍放縱耳；其得名由來因係正書之小譌，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得名。鍾繇謂爲「行押書」，不悉作何解？依時代次序，草書（指今草）當在最後，因係晉王羲之所創者，再上溯爲正書，行書，草書，八分，隸篆，古文，由周迄晉，凡六百年，中國文字體制變遷，梗概如是。

#### （五）文字增減

前節所述僅單位文字形體上之變更而已，雖有芻見，但終不免「人云亦云」，拾人餘唾之嫌，實難免也。管見以爲文字形體有變，但其本體猶存，尙無關係文化思想，其緊要者爲數目之增減與廢棄。

文字變遷，因人事社會而進化，縱觀前節：篆不易書，而易以隸，游嫌繁冗，而代以行楷，而

草書；文字增減，亦係此原則，此猶「物競天擇」進化論之說法也。

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應廢棄者，有半數而強，原因不外下二則：

(一) 事物之變更；文字由人事而生，人事有變，字必有更，例如古者祭祀事頗繁重，故說文中祭祀之專名詞及物名甚多，今則祭祀不興，此類文字，自然滅跡。

(二) 言語之變化；古人對事物之專名詞甚多，今則只呼其普通名字而冠以形容詞，如「牛」之名詞，在說文中，竟有十八個之多，如黃牛之有虎紋者曰「犛」，白牛曰「惟」，今則只呼黃牛或白牛，語言既變，文字自無。

上述爲滅減之部，今再研求古無而今有之文字；上古人民，頭腦簡單，於日常所見事物，只知其浮淺名稱，如樹則只知呼「木」，而不知松杉之別，如關係「車」之「軒」「輶」「輅」「輅」等字，皆後世所加，此自然之趨勢也；茲將漢後，中國文字增加數目例後，可知增加之過程矣：

書名

著類篇

訓纂篇

說文解字

廣雅

玉篇

廣韻

類篇

字彙

時代

漢

漢

漢

魏

梁

唐

宋

宋

字數

三、三〇〇

五、三四〇

九、三五三

一八、一五〇

二二、七二六

二六、一九四

三一、三一九

三三、一七九

遞增數

二、〇四〇

三、一七五

六、六三〇

四、五七六

三、三六八

四、四〇九

一、八六〇

正字通

康熙字典

明

三三、四四〇  
四七、〇三五

二六一  
三、五九五

近代科學發達，西方文化日漸輸入，除譯名及文法上之「它他她」等特殊字體外，理化上專名詞亦日見增多，如「鈣鎂銻鈾釷氫氣」等是例；設再編辭典列入此等文字，數目當更驚人。

此外關於方言文字亦係近收獲，如廣東之「𪗇」，廣西之「𪗇」，陝西之「𪗇」，福建之「有」，以及華北通行之「您」「甬」，皆是例，此類文字究以方言關係，難求普及，

(六) 尾聲

中國文化複雜且悠久，整理國故者每患漫無頭緒，觀中國文字之如許雜亂，誠不免令人生「汗牛充棟」之歎也。

年來國內學者大倡「簡體字頭字」，謂能普及文化，論者紛紜，莫衷一是，今夏教育部更頒布法令，通令今後教育界應用，余非專家，不敢稍加褒貶，惟內心不免感慨叢生，或喜或憂，喜者百分之八十五文盲，今後或能(?)因學術界諸公提倡簡字而獲得教育，且著述投稿之作家先生今後亦可省卻許多寫「正字」之麻煩；憂者：此數千年演變而成之楷字，今後將漸漸泯滅，然回頭看看昔日文字演變之前蹤，則又不免為「文字學史」添新資料而賀也。

總之：吾以為普及教育與簡體字不無關係，然文盲終難因簡體字而減少數目，十數年來國音符號之成績，實可引為前車之鑒也。然為寫作迅速讀書便利計，則簡字又未嘗不可推行民間，視之為「苟趨簡易，施之於徒隸」，吾亦深表贊同也。

閒居索然，欲效史籒之志，乃以大題而小作，自知浮淺草見，不值方家之一揀，然拋磚引玉，我意固不在辨「魚魯豕亥」也。

## 黃昏裡的埋藏

劉惠民(S.I.)

黃昏時分，我從一片荒漠中經過，四周都是灰色的沙土，響着飛刮。

在高處，在沙坡的頂尖，海一樣的砂礫舞動着。——冬的黃昏：山谷，草原和城鎮的氣息是冰冷的；人們有一顆同樣冰冷的心。

……我走着。我看到了砂礫的舞動和風的歡快；然而我的心是冰冷的。

一種凶烈的哄動從前方傳來，那是些隱逸的，興奮的，和淫樂的聲響；隨後我發覺我的身子已變得很輕，我的腳也不那麼拙笨了；而在底下，野草正有力無力的展延着。頂上，有着夏夜一樣的天空。

我很容易看出來這些變化的動作。最初我感到在四周已不那麼窘迫，冰冷和悶壓；而不可避免的使我記憶起一個夏天。夏的色彩是濃重的，在這里我就看到了隸屬於夏的一切；接着，我感到我的眼睛正竭力爲不可擺脫的輝煌所苦，而陷在難當的避會中，因爲在不遠的面前，那兒聳立着一所爲炫耀所充塞的樓房。先前的樂響和輝煌重復在這樓房內波動起來，然後在四周；……

這一切使我疑惑。我不敢再移動我的腳。

但我即刻感到如像有某種至強的手掌背後作弄我，而且迫急的，像滑冰一樣，——然而一切都

是靜穆的——我很迅速的被推到樓的門檻前。

一切的景象更爲清楚的顯露在我的面前；許多人正在這裏舉行筵會。男的，女的和老年的。各個人的頭上都流着汗，而在拼力的噬食桌上所有的一切東西。什麼都全凌亂了；玻璃杯，筷子，剩餘的啤酒……在地氈上，有着葡萄色的紫丁香花束和玫瑰；一些人們相間的從這上面踏過去，隨後又走回來。女的正在瘋狂的跳着舞。

我聽見一個高大的男人影子從人羣中向我走來。

他向我握手，親密的露着牙齒笑；他的嘴冒着沫，他的眼睛是藍色的；這使我憧憬。然而我終於和他握了手，焦熱而又痛楚的，如同握着燒紅的鐵，於是我開始感到害怕。

他極力的顯得平靜些，並且很快的，用一種響亮的聲音說道：

「喂，你看這光耀，朋友！還有這幸福！這裏是與平常不同的！一切都是高尚，靜寂，就像你所想像的！你不再需要猶豫了，請進來！」

「但是——夜呢？」我說。

「那於你是至善的！」他說：「對我不過是件笑話！」

我要走開，但他擋住了我，用一種可怕的聲音他喊道：「啊，犧牲！」  
於是我向屋中走去。……

但一切皆非實有，皆成夢幻，屋中所有的輝煌，華燦，逸樂和人影，如像爲狂風捲毀般，急速而且迷離的模糊起來；而在同時，如同有某種非自然的惡濁的氣息從我的身旁掠過，帶着不可敵與的威嚇。害怕，終於向我襲來了。

就在這頃刻間，當我的腳再一移動的時候，我重新發見了那在先前所顯露的一切，……華美和

煌煌。

當着這急速的轉變與模糊之前，我感到過激的恐怖與心跳，爲着鎖服這恐怖與心跳，我極力按捺着對於適才所領略的那種隱秘的幻像的回想，我把我的目光放得更爲狹隘，更爲殘弱些；我完全把我的目光放在脚下。

高大的影子在移動着。我隨在後面。

零亂而又猥褻的物件，——我從未見過的；閃着黯灰色的光——和更多的輝煌，從我們所經過的地方閃過。

「喂，朋友，」我說：「這些是什麼呢？」

他掉過頭來。他的臉色突然發青，他的嘴唇顫動着，而他的眼睛，更大得像豬眼——

「這些麼？——將來都要贈送給你的！」

我們走進一座高闊的房間裏去。

屋裏面是一片黯淡的燈光，空氣是遲緩的，一切都是死一樣的肅靜，困倦、疲倦、濁鈍而且憂傷。他的動作變得更爲敏捷，更爲神奧。從一個角落裏，那兒是被昏黑充塞着，他拿過一杯水（也許是酒，或是其他的。）接着，他把那杯子放近我的嘴唇，隨後他說：

「請用吧？」

我喝下去，然後他拿着空杯子走開了。

我眼花。眼前是一片混黑，是黑的牆洞，黑的手和臉，和黑的夜色。在門外，我聽到了上鎖的聲音。

我害怕，我閉緊了眼睛。

圍繞在我的四周，如像有無數萬的人體蠕動着，擠着；然而都是軟攤的，在昏黑裏。

突然間，在我四周所顯現的那些牆壁如像陷落般，開始動蕩，潰裂，而終於向我襲來。黑點隨從着。即刻我感到我所居息的地方是那麼狹隘而且鄙陋，喘不出氣而且轉不過身來。

四周，於時起了一陣燥焦的，粗暴的，而且似乎爆炸的聲響。我驚駭的睜開眼睛——一切都是不可測的嚇詐，陰毒……

立在我面前的是一個高大的黯灰色的影子，佝偻而且恰揜，沒有活躍，也沒有微笑。黯灰：是他的臉色，他的手，他的衣服，他的……還有他的心。呀！還有，他那深沉的望着我的悲怒的眼睛，那閃着黯灰色光的。

我驚駭的縮成一團；但我即刻知道他就是「煩鬱」。我抬起頭，看着他的眼睛，我驚訝了：多麼黯灰呀，他的眼睛！

忽地裏他用手捉住了我的脖頸，嚴正的說道：

「一切都不是你的了，你已用盡了你的快樂，和你的活躍，末後的日子中，你只能在這角落裏輾動着。這裏的一切都是爲你所預置的！……你再不會擺脫開！你再不會享受你的快樂和你的活躍了！……」

「但是白天，太陽……」我躊躇的說。

「那是廢話！」

然後他走開了。……

於是，我永遠沉墮於黯灰色的煩鬱裏。



## 共生虫

趙慧澄(S. 2)

在我們村的附近，沒有不知韓二伯的，他是誰的二伯呢？是孩子們的二伯，也是大人的二伯，是任何人的二伯，二伯就是代表他的名子，不問孩子或孩子的父親見面總以「二伯」稱呼他，

二伯是何許人？沒人知道，有人說他是山東人，這根據一半是由于他有點外鄉口音，一半是因為他會種瓜，——在我們這裏種西瓜的把師全由山東來的，春天他們帶着瓜籽來，秋天帶着瓜種，和洋錢回去。但是二伯却不然了，雖也年年幫人種瓜，但從未離開過通州，

二伯有個倒長瓜子的臉，顴骨孤高的，更顯得下巴削瘦了，臉上有縱橫的皺紋，那是一生辛苦的收穫，嘴上有一抹蒼灰的鬚，頭上有件生平精神所寄的至愛——幾根灰白頭髮編成的辮子，身上老穿着一身肥肥的典型式藍布衣，從未見他換過顏色，這自然不出一般的理論——藍色耐沾。

他的臉是和藹又加點憂鬱的，天生的嘴，不會說什麼，更談不到諂媚人了，每對人談話，除了舒緩的說幾句過去年景風光的話以外，別的便搭不上腔了，他只有點頭或兩眼睛看着別人說，雖然這樣，但無論孩子或大人沒一個不喜歡他的，不論你對他說什麼，也不急，他有火會把牠關在腹裏。

他住的房是自己在別人地上蓋的，地主幾次對他吵架，甚至出污穢言語，但那總是地主一人

吵，從未聽過我們二伯還一言。因為「借地（蓋房）不拆屋」，所以任憑他吵，二伯仍是住着。他照樣也有家庭。這是老摩登化了，除他以外只有一個比他還老的妻，那還是十餘年前別人撮合成的，她是已經死掉兩個丈夫的人了。據說那時她瞞歲數了。

雖然窮，她却喜歡說闊話，她說話時常不倫不類，但是最惱人說她「倒噃」

他也有二畝地，從前不但種地，還堆煤，後來呢？「老」把他制服了，一下把手車和地一齊賣掉，索興把錢也放出去，而租人的菜園種，春天，地沒有冰了，他便去鬆土，把土翻的和面粉一樣的柔軟，于是下種移秧……從太陽出來他便在地裏了，直到太陽進西山，他才回去，她呢？除了作飯燒水以外，也到園裏去，他絞水澆菜她看畦，菜長起來了，虫也長起了，于是她又添一層工作——拿虫。

他每天賣菜回來，吃、用、全有了，所以她時常驕傲地自足的對人說：「白米白麪不斷，……」去年他漸漸地瘦下來了，不知為何又跌倒了兩次，更顯得老弱，所以一般人全取笑叫他「麪棍子」——（本地死人須請客人吃麵），不知他是否願意，但也沒見他說什麼。

我離家時，對他說：「二伯再見吧」。

「哪兒去呀？離家多遠？」

「好，好，以後出來賺大錢！」

說的時候，不但笑，臉上還飛着羨慕和希望。我走了，他仍是繼續在畦崗上蹲着鬆土，拿虫，和太陽打交道。

從保定回來，便成死而復生的隔世人了，什麼都變了，許多事情連影也不知道，但沒想到會變到她身上來。一天在菜園裏，遇見她，她正在那裏徘徊。

「二大媽看看菜？」

「嚀！看看又管什麼」，緊跟着句便入題了：「你不知道，你二伯死了。菜園子已經讓人種了：……」

我好像在夢裏一樣，不知是真還是假，誰相信兩月不見他會死掉？但她從來是忌諱多的人，怕嗔，怕不吉利，焉肯以這大不吉利的事開玩笑，

「他是四月十三死的，先是腰痛，第二天就不能起炕了，第三天請個大夫，開個方，煎得葯還沒吃他就不行了」

她的面色怪淒涼的，我的心也因之而淒涼了。我象被什麼包圍一樣的窘迫，不知說什麼好，幹什麼好。

「害！想不到的事」！

園子的菜密茂蔥蔥的。絕想不到那是地下長眠的二伯手植的他的。園子讓給別人種了，人說收了菜分她一半，現在呢，春季菜夏季菜早完了，不知分給她些什麼。

別人會借他的錢，聽說也有二三十元的數目，這數又算得什麼，在她看來，一年的生活已有了把握。但是人家不還她，他呢？除了說「給我些吧，只當是借給我」。以外，什麼也說不出。她舍不得那些錢，她更忘不了，她見着誰，一談，不過三句話便說他是某月某日死的，先是腰痛，……某某欠她錢，某某欠她錢，不還她……

好多天了，她成天不在家，村裏也沒人見她，不知她一天做些什麼。

津在暑假病了，在學校住着，爲使他早起，每早要同他到外面去散步那是夏天，早晨雖是靜靜的，身上已覺得熱上來。一天，當我們走進西村富戶的門前，想不到看見她了，我奇怪，她這樣早幹麼來？手裏還拿着一小布袋，自然，她的神氣怪不順眼的，不願理她，但想起死去的二伯情面終于：

「您真早。幹麻來啦？」

我的話尙未完，她的臉色已經變了，臉沉沉的，眼視着他，有點敵意似的。

「別笑話，討飯了」。

# 妻的死

謝宗琦(S. I.)

日光餘輝從老樹梢頭輕輕的爬過來，溶進老馬的鬃毛映成金黃顏色。爲妻病遠道奔來的他，這時怎樣也按不住一顆顫動的心，他不忍看那淒涼的秋色，目光聚集在老馬的身上，乾巴巴的骨頭，柔軟無力的毛耳朵；馬蹄聲，同時得得的響着這似乎更增加了他心之顫動。

車夫看着他搭訕道『老客是啥莊的？』

『柳邨的』他用這句簡單的話答覆他。

『我是小遙莊的，咱們僅隔了二里地。你們莊北頭住的劉老四你知道嗎？是一個大麻子，我去年還在他家賭過錢……他媽的，那小子』車夫獨自絮絮的說好像很興奮。

『哼……』他下意识的答案着。

『你們莊新道死了一個人』車夫提出一個新的消息。

『怎麼？誰？……』他的心更顫動了，他怕聽他所害怕的消息，然而又不能不問。

『是一個小媳婦，姓啥說不好』，車夫不經意的道。

『……』他急促的吸了一口氣。

這像一個霹靂，擊碎了他的希望。他恨恨的咬緊白的唇，瞪大了眼，抬起頭，天地都旋轉了。

淚珠中望去灰灰的樹成了模糊的一片。他不忍再問下去，他還希望那消息不是關於他親愛的她，是另一個，是任何另一個。

她不會死的，祖母前天來的快信，不是還說她只是病着嗎？一個大莊子少婦多的很，我也太神經過敏了——他想着，希望的心又燃燒起來。他想到：到家後怎樣謹慎的守在她的牀頭，怎樣安慰她，他怎樣感激得流淚……。他又興奮起來了，恨這車夫爲什麼給他一場虛驚，他甚至想恨恨的打他一個嘴巴。

黑幕伸張到車上，柳娜終於在迷濛的望中了。

灰色的柳樹籠罩着低低的房子，炊烟縷縷，很得意的從房角迴出來，化成不規則的元圈，這使他的心情更迷離了。

他有些昏了，像一個等着考題的新生，心直卜卜的跳。車到村子裏，他感到周遭奇異服光的投射，一顆熱望的心開始冰涼了。

「達塵家來了」一個梳着辮子的小女孩跳出來「快回家看看去吧」說完又跑了回去。

一羣閒談的老者，目光都集在他的身上，尤其那些老太太們的目光更是奇特，好像看透了他跳動着的心。

「諸位早吃了吧」！他裝着極度鎮靜的樣子，然而在微笑裏却現了他悽苦的心情。

「哼……」他們都無意的答着，一些好奇的女孩子都在暗中牽衣捻帶的細語着。

神經好像已竟告訴他完全絕望了，但他却更加緊了步子去看他家門上是否可有不幸消息的表現。

這才是一個大霹靂呢。他看了飄動在破門橋上的白東西，放輕了步，低下頭去，眼睜覺得發黑。

中堂裏兩盞煤油燈，搖曳着無力的黃光，照着死者身上的白紙。他搶着走向前去，這時小妹妹忽的跑了出來，接着祖母姐姐都來阻止他。「不用進去吧，不用……」

「死了就死了……我要看看她……」他勉強的苦笑。

「反正我們對得起她，看什麼呢？人已死了！」祖母故意來安慰他。

他却緊行了兩步，顫動着揭開蓋在臉上的白紙，一幅慘淡的畫展佈在他的面前。含淚的眼睜瞪着，呼着急促的氣息，頭一耷垂下兩點酸淚，圓的淚珠掉到死者慘白的臉上，滾到黑衣服上濕了一大片。他的兩條橫着的短眉，半合的眼，微啓的唇，在油燈閃動着的光芒裏，彷彿還帶有點微微的笑意……。他再不忍看了。

岳母忽然跑出來，「爾……」她伏在屍上緊握了兩手抽咽起來，漸漸的昏了過去，姐姐趕緊追去搥着她的背，這時他好像一個野獸似的跑了出來。

銀紗般的月光，照着房頭的衰草，悽慘得使人感覺出一種涼意。他伏在桌上只是呆着，握緊了拳，回憶着雲烟般的往事，他的眼淚流出來了。他記起是一個嚴酷的臘月他們被迫着結了婚。人家都說新娘子美麗，但他偷偷的一望却發生了一種深切的憎惡。他不喜歡她，他冷淡的對待她。如今她死了！

他又憶起她紅着臉向他說話，被他怒目拒絕；覺得一層層被褥，被他生氣的扔得滿地……她

一聲不響，只低頭哭着……。

有一次，夜裏，他睡不着，口裏渴，不言語，但她却急忙起來燒了水，小心的給他捧上。他看了一眼，却連壹帶碗都踢了下去，蓋起被子一聲不響的睡了！她爲這事哭了兩天但他却毫不理會……。

一次一次的都回憶不清了。但是她不能忘記，不能忘記她的好心。在一個蒸籠般的暑夏，他病在家裏，伸吟在苦熱的小廂房裏，一月來她總是小心翼翼的侍候着，只要他輕輕的一動無論在黑夜在白天，都發現她機警的醒着，用小貓一般溫柔的話來問他，雖然他還是不理她。

他的病慢慢的好了，神經極易感觸；他想到她的深情厚愛，漸漸的從良心深處翻悟過來，看着她那一月來辛苦的灰白面色，齊整排列着的兩個清秀的眸子，黑黑短髮，高高的鼻樑，一切都反覺更可愛了。

「蘭，我真對不起你，希望你原諒我以前的過錯吧」他終于由深切的感情中迸出這句話來。

「我爲你死都可以，只要……」她低了頭，紅着臉，流着淚，十足的表现了純潔的質樸姑娘的柔情。

他緊握了她的手，她哭了，他也哭了，淚珠擁合起來兩個小魂靈也溶成一個——從那天起她便一天一天的弱，一天一天的消瘦。如今她死了。

月色已經西斜。牆上爬下桃樹的倩影來。斗室的燈光更是微小了。他的淚——從心之深處流出來的淚早已濕透了他手下的短箋，他看着一行歪斜的毛筆字：

「一朵弱質的梨花，被我摧殘得枯萎了！枯萎了！却依舊板板的躺着。」

脫稿於九月十八日晚——通州



# 獨身漢

梅白遠(S. 3)

大寶子的爸爸病重了。大寶子急得眼里冒火。到橋上去請趙大爺，家里的人說，寺上的請去看病去了；四五十里地呢，晚上才能回來。大寶子等不住，向開館子的老胡借了一升米，就急急的走回來了。

到家，看見小狗子，生生……在窗前日頭底下打瓦片；嚷得亂哄哄的。大寶子一聲就把一羣孩子喝跑了。走進屋子，一眼看見睡在炕上的爸爸——臉色變得像是一張紙；喘得彷彿要斷氣。他丟下米袋子走到坑沿跟前：

「爹，你覺得不好受嗎？趙大爺上寺上看病去了。我借了老胡的一升米來」

「嗯……你給我熬些子粥……」

大寶子到鍋竈前，倒了半鍋水，燃着一把蘆柴，一面淘着米。

「大寶子……」他爸爸的聲音，有點異樣。

「爹，爹……」大寶子趕忙跑到坑沿前。

「嗯……你看，你看！」他爸爸睜着大的眼睛向門口看着說「你媽和二室來了」

「爹，你，你說的什麼？」

「嗯……」他爸爸閉着眼睛。

「我看我不行了……」待了一會，他才說，「我給黃家作了一輩子長工……你媽在着，忙月里給他們煮飯……二寶子那時候給他們放牛……要說黃二爺還是個好人……你給他們好好……」

我的嗓子乾……

大寶子趕忙拿了水，遞到他爸爸的嘴邊：

「爹，你喝」

「嗯……我不行了……」他爸爸的聲音微弱得像要斷的弦「你給黃家好好苦……」

你留下……什……

「張大媽！張大媽！」他沒命的喊。

待他和一個中年婦人進屋裏，他爸爸已經過去了。

大寶子從大眼睛里淌出幾點眼淚。

## 二

大寶子在黃家作長工：春月里耕地，拉糞，撒種子；夏月天耗稻子（寧夏語拔稻田中雜草謂之耗稻子）刈糧食……以及招呼牲口，冬天打羊圈，到城裏帶着糶糧食……都是大寶子。從五更里起來，不停氣的苦到晚上。但大寶子有力量，長得一身紫紅色的肌肉，鐵也似的。夏月里，忙日子，直苦一天，晚上吃了飯，倒在房上麥堆旁，一睡就是一個東方發白。

人是一個極老實的，肯賣力氣。黃家一家子都喜歡。二當家的常說：「好好的給我苦，有好年

歲，穀子打得多，我給你娶個媳婦子。」大寶子變得一臉紅，不說一句話。有時根喜子向他開玩笑道：

「大寶子，張瞎子的大姐兒上田里揪豆子去了，好機會」。

「鬼日的，不想好的」大寶子一臉笑，趕着牛，荷了鋤頭走出寨子去。

農人的命大好，那年遇着遭兵災，王家園子打得一片坍塌。黃二家房子被燒了一半，一家子逃到南營去。大寶子逃到城里，找着賣茶的楊姑爹。

「你逃到城里來了。日子難過。閑人多；那里找工作？」楊姑爹攪着黃鬚子，吐沫星子濺了多高，「你先在我茶館里幫幫忙，我給你慢慢找工作——你願作個什麼？」

「姑爹，你看啥，賣力氣的，什麼我也作得了」。

過了半月，楊姑爹說叫他給合盛恒里擔水，一月三塊錢。再給住家戶担担水，一月弄個六塊七塊，也就可以對付了。

於是大寶子開始了新的擔水生活。

早晨一亮就起來，先給合盛恒里擔上十幾擔子水。到家里自己做着吃吃早飯。然後再給住戶擔水去。三擔子，五擔子，一直擔到三四十擔，才回家休息。人又沒有什麼嗜好；擔完水，除了睡覺，就是自己做着吃吃飯。在冬天，水凍得比井沿子還高。大寶子戴了一頂羊皮帽子，穿着一個藍棉襖，繫上一條腰帶，照樣去擔水。春天狂風颳得塵土滿天飛揚；在夏天，一街泥水，滑得站不住腳，他總是這樣刻板的生活着，沒有一點改變。有時候，大寶子睡在炕上想：我怎麼能夠轉轉身，多賺幾個錢，縫一身新棉布襖，買一雙好鞋……要是能弄一百塊錢，回去買張驢子靠唐渠攆的那二

畝好田，如果運氣好，再娶個媳婦——噯，這個不要緊。但怎麼弄這一百塊錢呢？帶着作個小買賣？不行，那大個子賣吃的，每天回來訴苦，說是年歲不好；狂錢少得很。每天喊一天，賺的不够吃的。帶着老黑打被子（用破布作一種厚布片，賣給鞋舖里的小職業），不成，老黑的兒子沒事作，幾個都在家里打被子，要我？而且聽說被子也賣不上錢……大寶子愈想愈沒辦法，結果只是歎息着，忍耐着。

每天作着同樣的夢，每天過着同樣刻板的王活。

### 三

二十幾年過去了。大寶老了，一臉皺紋，但是沒有留鬍子。身上的肌肉仍舊是紫紅色，一塊一塊的，看去還是健壯的樣子。人家不叫他作大寶子了，却都稱他作老王。他的生活，除了增加吹旱煙的一點點綴外，沒有別的改变。每天還是刻板的照舊擔着水。一天擔水的桶數並沒有改變，但擔水走路來，沒有以前那種輕快優美的姿式了。在夏天，擔了兩桶水，走在日頭底下；汗水濕了藍布褂子，指頭點子大的汗珠落在塵土上，和水點酒成一條線。他却一步一步的走着，像疲乏的駱駝走在沙漠上。

他住的一個院子里，同住着三四家院隣，有四五個小孩子；五歲的，六歲的，八歲的，都是極玩皮活潑的孩子。有的留着歪毛兒，有的留着鍋圈兒，最小的赤着短短的小腿滿院蹣跚着。這一群孩子全是窮人家的，讀不起書，終天儘是野玩；唱，喊，跑，跳。拿着葷柴，棍子，爭，打，奪。一會子小狗子打了小三子的鼻子，一會，長命打了小六的腦袋……從早到晚，鬧個不休。但這個老王不討厭。他每天擔水回來吃過飯，坐在門坎上，吸着旱煙，臉上綉紋中現出慈愛的微笑，看着這

一群孩子玩。

有時，他看着那留歪毛兒的小孩，拿着蘆柴，癡憨的跑跳着，小模小樣的，總覺得可愛。他從深切的愛情中迸出一種渴望的聲調：

「小三子！你來，我給你買瓜吃」

小三子用大的眼睛盯着他，一動也不動。他不喜歡他，人家有人家的爸爸。

有一天，晚上，孩子們都回房子去了。小三子和他媽他爸爸唧唧噥噥的在房子里說話，老王還坐在門坎上吸旱煙。他看着高的黑色的天空閃着一天燦爛的星斗；腦中映着小孩玩鬧的喜劇，小三子癡憨的臉，歪歪的小毛辮……一會，深夜爽麻花的由遠漸近吆喝的聲音，遠處的狗的叫聲，彷彿驚醒了他。他用老眼晴望望小三子的房子黑黑的，不自禁的慢慢的說——啊，他們都已睡了！便慢慢走進屋子，點着油燈。屋子里冷冷清清的；炕上一張蓆子，一捲被褥，頭前放着一個木箱子；牆上貼着幾張年畫，都已舊了，被煙薰得黃黃的；屋角有一個帶着風箱的土爐子，旁邊放着鏟，碗，……門後放着被水浸過得發綠的水桶，還有一條扁擔，深褐色的水斗子——只這些，一共簡單的就這些。他看着默默的放下煙袋，騎在炕上，然後吹了燈。

他睡不着。他想着小三子的臉，那個歪歪的小毛辮，……一切都使他愛得很。他想，我沒個小孩子，我一個人孤孤的睡在這個小屋。我睡了二三十年了。他又想到他的兄弟二寶。他的兄弟是怎樣一個面貌，他已記不清楚了。他只記得是給人家放牛，在楊家湖澀死的。小時大概他也和小三子一樣活潑，一樣可愛吧……他想。

籬上一發亮，他醒了——差不多每天都是這樣，一到那時候，他就醒了。他起身收拾桶，肩

擔，懶懶的去擔水。他厭惡這生活扁担上的鐵鈎子碰在水桶上的聲音，斗子投到井里，碰在水面上的聲音，往上提時一點點的水墜下井里的聲音，以及擔上水桶，走起路來，咯吱咯吱的扁擔聲，他都聽慣了！他聽了二十多年了。生活里就這幾種聲音，單調極了，厭惡極了。他擔着水，走着邊想着小三子的臉，那歪歪的小毛辮……！

晚上，他擔水回來，劉大富正和女人孩子，坐在屋檐下吃晚飯。

「老王，才回來，吃點飯！」劉大富向他說。

「你們請，我就作」他邊看見小三子坐在他爸爸的腿上，拿着一塊黑麵餅子，脖子往上扭着，用斜斜的小眼珠子看他。

「給我吃，小三子」老王把皺的眼皮笑成一個縫。

「不給你，給爹吃」邊把小腦袋往後一靠。

「小鬼日的，不知道讓人」劉大富的女人說。

老王笑着走進房子里。放下桶，抹了一把汗，便弄好火，舀上水，開始搗風箱。吃完飯，老王仍舊坐在門坎上，吸着旱煙，作着老舊的夢。

一天，日頭跨在西山邊子上。老王坐在門坎上吸旱煙，看着孩子玩。見小三子立在屋門上，背了兩隻手。他喊道：

「來！小三子，我問你話」。

小娃娃慢慢走到他的跟前。

「你怎麼不玩」？

「我媽不叫我跟他們喊」他說着玩弄着小指頭「爹病着，媽叫我一個人在屋裏玩」。

「你媽呢？」老王把聲音放得低低的。

「我媽給爹揉肚子呢」

「小三子！回來！」

小娃娃聽見，一趙子就跑了。

老王回房裏，躺在炕上，想起他那年病了，睡在炕上一天沒人管。後來自己掙扎起來，到楊校長家裏，請厨子陶老二給扎了一針，過一天也好了。自己知道是賤命。平常受風受雨的，也不害個病。要是再老了呢？能保得住嗎？怎麼好呢？還不像劉大富，有小三子他媽……。

季候循環着，老王的生活也照樣循環着；早晨担水，早飯後担水，午飯後還是担水。晚上回來吸着旱煙，看着孩子玩；他心裏想着，又難受，又羨慕，又痛恨。

#### 四

時光過得快，倏忽又到大年三十了。街上的人，一堆一堆的；買年貨的，要賬的……都帶着緊張的面孔。老王就更忙得很。因為第二天就是年初一；爲了早晨不担水，當天他得多担幾十担。

晚上，担畢水，老王將積下的錢，買了幾張年畫，買了點子肉子，米，麪，粉條子之類。吃了飯，他坐在門坎上吸旱煙，聽着城裏遠近迎神的鞭炮。劉大富的屋里燈光暗暗的，聽不見男人的聲音。小三子跟了一群孩子，喜歡得跑出跑進的跳鬧。老王吸了會子煙就到屋里睡了。却睡不着；心里像是煩惱的樣子，但又沒有煩惱的原因。夜深了，聽見劉大富才打門回來。

年初一，大早晨炮聲就響起來。老王醒來沒有起。他聽着孩子們跑跳的聲音，嘍的笑的聲音，及

院中隣家來的客人的賀年聲；他被一些莫名的煩惱包圍着。這樣的年，他過了二三十次了。沒有人來給他拜年，他也不給人家去拜年。在這大的世界上，精神上他是孤孤的一個人，實際上有誰可以去拜呢？！

他起來懶懶的作着吃了飯，無聊的坐在門坎上吸旱煙。小三子從門上過，他一把拉了進去，給小娃娃手里塞了一毛錢，道：

「拿這買雪花糕吃去——你來我的房裏玩」

小娃娃翻着小眼睛瞪他。待了一會子就跑了。

老王午飯後到義成德里去送了幾担子水。看見小夥計子戴着新緞瓜皮帽子，在廚房裏，嘻皮笑臉的打着玩。然後又到楊校長家送了幾担水。楊校長長的兩個小少爺穿得一身新。小的拿着一個木頭花車在院裏玩；大的提着一串炮。老王用羨愛羨慕的眼光看着。小孩子沒有注意他。他看了會子便默默担着水桶走出來。

回來見小方子和長命拿着一把從街上拾來的零炮，一個一個的放着。小三子站在旁邊，用羨慕的眼光瞪着。對們子二虎子的屋裏，正擲骰子。

「小三子，你來！」老王邊開門，邊喊。

小娃娃和老王一同走進屋子，站在炕沿前，指頭放在嘴裏瞪着老王。

「我給你包餃子吃，小三子」老王收拾着爐子對小娃娃說「你天天來我的房子裏玩，明兒我給你買花車」

老王坐在炕沿上包餃子，小三子站在跟前看着他作。他喜歡極了。他邊包着餃子邊看小三子的



小臉，歪毛辮……眼睛笑成個縫縫子。他從沒有感覺這樣喜歡過。這是他一生中僅有的快樂日子。小娃娃正吃餃子，聽着他媽喊，放下碗就跑了。

「沒出息的東西」劉大富的女人在房裏罵小三子。

老王一腔快樂都散了。收了碗早就睡了。他睡不着。他想着更多的事情。怪得很，這多的日子他腦中就被那些充滿了。他翻來覆去的睡不安穩——夜半了。骨牌聲音嘩啦啦的響——二虎子的房裏正推牌九。

第二天，老王沒有看見小三子。後來，担完水，晚上回來，見小三子立在屋門上。老王將要叫他，小娃娃却趕緊溜進屋子去。

老王這幾日難受得很，差不多每夜都睡不着。初七的下午，他從新華街經過，看見好多花車子，擺在一個雜貨舖前，作得實在好。老王花四十枚買了一個，預備給小三子。他拿了慢慢走着。天氣陰成一片黑。到家，指頭點子大的雪片滿天飛下來。

走進院子，他見小三子立在台階上。

「小三子！小三子」！他趕緊喊。

小三子却即刻溜進房子去——小三子躲我呢！爲什麼？他心裏明白。

到房子裏，他把花車放在木箱上。熬着吃了點子剩飯，也不吸旱煙，就慢慢的躺在炕上了。

不知爲什麼，他那麼難受，難受得像心要裂。他瞪着箱上放的花車；腦中展開一個大的圖畫。在那裏，看見他在楊家湖放牛的情況，二當家的拿着半截子柳樹枝子，追着打他；他看見他媽死時的境況；他爹死時的那張灰色的臉；以及他在稻田中拔草；在城里，初担着水桶，走着輕捷的步

子；也看見那一次，他從凍得堅硬的井沿上走下來，腳一滑，栽了一個跟頭，水洒了一身……忽然他又看見楊校長的兩個小兒子，笑着，跳着；養成德的小夥計——猛的他又看見小三子的臉，歪歪的小毛辮……他心裏像刀割。我的生活！我的生活！他不禁心裏歎息着——忽的又閃上楊校長大少爺的面孔——那個白淨的學生。前十年給他家担水，他還是一個孩子，現在快從北京回來了。聽說從什麼大學畢了業。回來就是老師，說不定還作校長。這時他彷彿看見他爸爸，一臉黑紅色的皺紋，荷着一個勁頭——他猛的坐起來了；又慢慢的躺下去。他想明天仍舊要拿那扁担，水桶；聽那聽得膩了的聲音。雪不知又下了多大了。他想着又聯想到雪地裏担水的情況——再過幾年呢？他不禁自己反問；彷彿他覺得那水桶立刻加在他的身上了，立刻重了。他不禁打了一個戰；眼前又看見那個花車，他的思想又回去了，又看見了那些看過的畫片。他昏亂難受極了。他像是才覺悟了這幾十年的生活，他咬緊緊牙齒，同時彷彿像看見了他的兄弟，媽，他的爹。耳朵裏似乎聽見「大寶子……大寶子……」於是他站起來了，用着他戰慄的手……。

## 五

太陽出來了，照在銀白色的大地上。雪的反光射得人眼花。二虎子上街去，望着老王的窗子不經意的道「老王怎麼還不起來」說着走近窗子，往裏一看：

「老劉！老劉！老……」，他吃驚的喊着「看老王……」邊到門上把門一脚踢開。

一會房子裏圍了一堆人。劉大富的女人擠着看，不提防打翻了油燈。但沒有油，捻子都已燒乾了。他們看見箱上放着一個花車；老王高高的吊在炕上的大樑上，眼睛和舌頭一齊突出來。長命的媽說：「看這樣是前半夜就吊上去的。」

## 灰的園林

劉惠民(S. 1)

灰的園林：晦黯的圈子呀！

早晨，——真早哩，蠅子還在做夢哪——灰列着隊哼進我的屋子來了。

我聽見把們是唱着粗重地，笨顛的，還有些尖銳的曲子進來的；那聲音就輕輕地繞在我的耳間。隨後我發覺牠們的隊列變成一個直排，最前的一個，較爲高點的蹈着樂拍子；向後的，哼着不甚動聽的曲子。

蒼蠅給驚醒了。

從一根生了鏽的鐵絲底下，——那是我用來掛東西的——牠們飛出來，經過棚和牆造成的三角窩，天簷，窗簾子，還有掛在牆角的蛛網層和……然後牠們開始了跳舞。

『舞呀！儘情的舞——舞呀！』我聽到了這喊聲。

我很容易的看到了牠們的步伐，美的舞態，浮着幸福的微笑，和一種完全解放的意識及這變化的無窮。而且，我還聽到了牠們裙子的摩擦聲。

但是危險啊！牠們快舞到我的頭上來了。不是麼，一個胖的和一個穿紅衫的，擁抱着舞下來了？僅僅地，僅僅的一分寬的縫，就要踏上腦袋啦！

我低下了頭，坐在椅子上；最後我墮了下去。

但是，還是危險哪，更多的瘦的，胖的，穿紅衫的，還有……一對或是兩對，都擁抱着向我  
唵來了，向我的腦袋，然後我的身子。

整個的，我的臉，鼻孔，腮，眉毛和頭髮上，都落滿了灰的子孫，舞着；在腮上，眉毛上，嘴  
唇上，有的在練習着跳高，眼珠子當做沙坑。……

我喘不出氣而且看不見東西，一切都不是我的了。然而我的耳朵還是健全的，我聽見牠們正在  
踏我的鼻子，打我的嘴巴，挖眼睛；而且，我聽到一個更響亮的聲音：

「你這個笨驢呀！」

於是，我離開了這小屋子……

我踏上門前的路，那沉長的。

底下，是灰的車轍，灰的羊和豬的蹄窩，還有滾了灰的煤球，縮根底下的草葉子。……

我走着。

一陣風吹過來，吹掉了我臉上的灰，地皮上的灰，地皮下的灰……這灰就抓住了另一些踏在  
這灰路上的人的臉。空氣里也裝滿了這灰，肚子里也裝着灰，灰……

另一個聲音襲取了我；一輛載貨汽車載了人馳過去，車輪壓在灰路上。灰灰！立即攀住了車輪  
子，隨後旋起來，隨後又被摔下來。於是，在空際里跳起舞，隨着車輪子。

「危險哪，車輪子，車箱，車箱里的人！」我想道。

……我走着。我忘掉了我左近的灰。

——一顆夢開展在我的心上，我夢見一個更美麗的夏天。年輕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子在荷花前恭敬的念着祝詞。……

然而，灰攏近了我的腦袋，我喘不出氣而且看不見東西，但我的耳朵還是健全的，我聽見了一切我所熟悉的聲音：

『你這個笨驢呀』

於是我向我的小屋走去。

我推開門——

『舞呀！儘情的舞——舞呀！』

（九月二十一日）

# 記山居

孫東元(S. 3)

煩悶中尋求快樂，喜悅時又忘掉了創痛，人的心理永遠是矛盾的，除非是「超人」，也許能够例外。

搭了出城的車，滿車上擠着的，都是不熟識的朋友，開出了城，這才看不見了大樓房和大商店；好像人類中間的感情有物質給隔絕了似的，柏油馬路上，大家都不好意思談話；車駛出了城，深深的換了口氣，問了問戴白色通帽的鄰座「從那面而來」？

車身不似前年春假來時，顯得厲害，路政彷彿進步了許多，坐在車裏，探首外望，四野一望無際，和四年前在蘇州逛虎邱的情景差不多，又暗暗歎了聲「往事不堪重回首」！

目的地的寺院，已經脫去了「色即是空」的禪堂意味，沾上了不少「時代」氣息，自然比起上海的靜安寺是要差一點；小沙彌的「靈肉之爭」，能從他的眼睛珠不住的轉動中看出來，我和庸歎道：「將來要出家，絕不找這塊樂土」。

一夜被蚊蟲吮去了不少血液，泉水潺潺地流個不停，帶着疲倦的身子，一直睡不着，第二天早晨，是被回來的一位美國朋友喚醒的。

先視察了地形，這是頭一次來，一切都要熟悉一下，池畔的博愛堂，很寬闊，理想中將來必是

值錢的地帶，果然每次大會總在這裏，「萬松亭」和「聽雨軒」是多末風雅的名字，可惜上面住了人家，洗面湯不住的往下倒，不免讓人感到是殺風景的事。

半山坡上，低的樹枝很多，山坡石頭上約莫能坐兩個人，最宜握手談心，太陽還沒照到「東大樓」頂上時，已有不少拿着紙筆在尋求詩料的人，我懊恨沒叫羅娜一同來。

白梅和我在早上必到臨近操場的山上談幾刻鐘，先談他的記者生涯，再把談鋒轉到津市的藝壇，他和槐秋戴涯都很要好，報上的劇評，多半是他包辦；我們總是拿「都會裏人不懂藝術」作結論。

我最喜歡回憶進餐時的情景，一群面帶笑容的青年，還沒脫掉孩子時的天真氣，他們絕對文雅禮讓，有公用湯匙和筷子，免得大家吃「和氣湯」，好！從這點復興民族也未嘗不可！

「大學生也就那末回事，法西斯和社會主義的區別還弄不清，怎末稱得起大學生？」一位穿軍採制服的說，他好像很痛恨大學收學生不慎重似的，回頭一位穿棕色西裝的說：「他原是學機械工程的，不能怪他！」

白梅和我編壁報，照例鬧着稿荒，我以為從各地方來的人中間，一定有不少是會寫文章的，其實，給我們的仍是失望，却好唱「兩個角色的戲」，也有，那位被人稱為汗煙袋的，不是還寫了好些首打油詩嗎？

「大路」是多末慷慨激昂的歌聲，聶耳先生不但是天才的音樂家，同時也是革命的音樂家，可惜他死得太早了，只好再讓「桃花江」佔優勢去！

夕陽西下時節，同聲唱着「我們是開路的先鋒」，任你多末沒有情感，也要會振作起來的，至

少它能讓你覺得「桃花江是美人窩」一類爵士音樂，是太缺乏生命力了。

鐵笙由城裏趕了來不大大要緊，卻掀起了我和植中間的小波瀾，他怪我多嘴，我也深深地懺悔了，我相信他是會原諒我的，在「聽雨軒」裏的一席話，他表示不再提這回事；從此我對他生了敬意。植是多末健美的孩子！他告訴我他生活的一切，他給我的是愉快和同情，他的見解真的很超越，年齡也許要比我小一點吧，但是他好像有很深的人生經驗，我拿哥德的話送他吧：「我的愛友，我對你相約，我要改進我自己了，我不再像我從前的習慣那樣繼續反覆思維那命運能分給的一切麻煩的苦惱；我要享樂現在，既往不咎了！」

和野雪的邂逅是想不到的事，他的熱情，幾乎感激得我要落下淚來，他真的愛護我，囑我珍愛身體，真的，我太消瘦了，我替他們照像時，手不住的顫動，雖然那是大熱天。

雙清別墅够多美！可惜幾間樓房把風水破壞了許多，電燈鐵床和古松奇崖那裏能配合一處？正如山野姑娘電燙了頭髮穿了高跟鞋是一樣的不調和，這次騎驢來玩，覺得還沒在廟裏聽和尚誦經有趣；當驢頭轉向「慈幼院」的時節，我和良一道談說，我們參觀學幼童寄宿舍後，只覺得這一生將享不到這末歡樂的生活了，「良，你有弟弟一定送到這裏來吧！」「我沒有命運有弟弟，要有，就是你」，「哈哈，別打趣我吧！」我們每人買了一隻茶杯，紀念這山頭上一剎那的詩意生活。

車從山上開下來，大家都有不忍分離的意思，落淚的有李莉莉，怪不得唐宣說他們太多情了！車箱中植低低的給我唱了好些歌，清脆幽怨軟婉，好像告訴我，他也不願離開這裏，文琦直打趣我們：「車開到單牌樓再停！多一段，多快樂一時！」



# 小像

王達津(S.S)

在秋風的恨人天氣裏，正煩悶的很，這幾天爲了學校事務的繁忙，功課的迫緊，心緒亂得真沒有法子整理；忽然把起小鏡子來照，才覺得面龐都消瘦了，淨生不得半日心閒，病態叢生了，更難過的想起似曾夾在那一本書裏的上着色的過去的小像來。

也是一樣的秋天，帶了無限的涼意，想了起來却是過去的事了，我和華住在家宿舍三五二號，和親弟住在一起，我爲了陳列一點東西在桌上，便把我唯一的照像攝了出來，就是所說的片上着色的那一個了，上面的色調很鮮明的，朋友來總開玩笑的話：「真美麗啊，真像一個女子」，我聽了總是低了頭臉紅了，這樣的擺了一季，

人事匆匆竟使我把日子過得忘起來，不知不覺的就結束了我和華的星友之緣，而我的小像也就從此深壓在箱底了！

深秋使我惆悵，當我無意的又在書本裏尋出我的小像時：啊！這是二年前的我，遠了，更遠了，日子過得沒有了。上面的題記寫着攝於民國廿三年春，紅潤的面龐兀自記得當年之春呢！

事業是無憑的，計劃與希望是永遠不能合一的，夢影都定了，讓餘情來佔據了空殼，今年的我不是青年的我呢！鏡中新影只是滿佈在臉上的苦悶的象徵。

近些年來，我雖不是名利權心，可也被雜務所纏倒了，從沒過問自己的生命過；家境的變幻，也真影響人，鄉園的風景，只是芳草薈人，供人憑弔，秋風秋雨颯來時，更聽得秋蛩暗泣，青燈涼夜誰來說當年盛況呢！

秋天看小像而發呆，也許是有味吧，我總覺得再照像總不會和從前一樣，與其說那張像是我，無寧說現在的我不是我呢，如果說現在的我是我，那麼從前的像便不是我了！如果我不承認現在的我是我，但是我對人說話總承認我是我，那麼又不得不認『像上的』爲『非我』了，但現在的我，憔悴得抵確不敢承認我是我呀！

前路還渺茫得沒有一點曙光，過去的護他過去吧，再過幾年——就是幾天吧，現在的所謂『我』，也不成爲我了，新我天天換，何論舊我，這樣看起，也無須爲舊我而追悼，爲新我而感歎了！不管他新我舊我吧，現在有人認得我，他年窮途落魄又誰認得我呢，不要『我』吧，倒省得別人愛我恨我忘我親我。

一陣涼意從後窗襲進，秋葉的蕭蕭，感得點幻滅空虛的滋味，小像早已經落在地下還不知道呢。

自從有了牠，許多好友在牠面前走了，許多變故發生了，我的環境一年難一年，臉上的顏色也異舊時，「富貴繁華能幾時，山川滿月淚沾衣，不見祇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飛」，我不忍再見到牠——昔日的我，了，早一點作「煮鶴焚琴」之舉吧，一陣秋蟲聲打起我的隱愁來，淒然地把牠放在一個隱密的地方去，從此後我決不再見牠了，我這樣的發誓。

# 澡堂

張征東(S. I.)

我生平只進過一次澡堂，時間是今年夏天。以前，我無需進澡堂，並且也怕進澡堂；這次似乎被迫式的進了一次澡堂，使我得了許多新的智識；然則我仍然怕進澡堂，雖然我說不出它的原因來。

一進澡堂，首先接觸在眼簾的，是滿屋的玉體橫陳，（這雖不是什麼曲線美，但使一個初次踏進澡堂者，的確感到相當的不安），我低頭跟着回來的C君照茶役指定的舖位坐下，於是茶房忙着送手巾，倒濃茶；一會兒接着就送過兩雙拖鞋，還有兩根竹籤和毛巾，於是我隨了同來的C君忸忸的把衣服褪下，隨着拿一條毛巾圍着身體，於是茶房走過來，把衣服掛到衣架上。我靠在藤椅上，呷着龍井，一面用着新奇的眼光，揣度着澡堂中的一切，以及浴客們面部的表情。一切的一切是新奇，（當時或許有點像劉姥姥進大觀園之概）。但其他的浴客，似乎確很坦然；或是靜啖香茗，或是促膝談心，看了之後，只有自愧弗如而已。

我會幾次催促C君入浴，但因為他還要先行理髮，所以遲遲未應；不久他走進另外一間去，於是我知道原來浴室中還附有理髮館！大概是爲浴客貪圖便利而設的——因爲理髮之後就免得洗頭了。久之，我隨了C君走進盆塘中去了；一進去，熱汽騰騰中，所見的都是些燕瘦環肥的直線畢露

的人們，水池中烏鴉也似的，擠滿了人頭，我常常，在池塘中的人們，纔是真平等，這裏看不見高貴華人的作態；喬爾羅亞階級的矜持，而且脫去了衣服的束縛，沒有貧富的分別，全回到原始的狀態。我沒有敢下去，只用蓬蓬頭沖洗了一番，就匆匆的離開了池塘，擦背，和其他的享受，我都沒敢領教，這確是我膽小，因為我並沒有看見其他浴客擦背忍痛的情形。

出來後，茶役還是接連的遞手巾，我想入浴前已擦過五六次了；即使還有餘垢，那麼，洗過後，也大可以一掃而光了，爲什麼還是獻殷勤呢？但我仔細觀看其他的浴客，却絲毫不嫌多，並且每次都很須要；比方說，第一次擦臉，第二次就要擦身體，再三次擦耳朵孔，第四次，鼻孔中大可挖一挖，第五次呢？就可以擦剛捏過腳的手指……總之，如果有一百次，大概也不會嫌多，每次計劃的周到，實在佩服，結果總不會使他無用。

澡堂中可以代客浴衣，却也使一般冬夏一襲的同胞們便利不少；冗而且還可用點心，這真是包羅萬象了。一般的浴客，所以一去都可以耽擱五六小時，而絲毫不覺長，於是我覺得中國人的時間太不值錢了。但實在說起來，無論中國的領土，富源，人命和其他的一切，實在沒有一樣是值得錢的，自然不能但說國人洗澡時間的不經濟了。

澡堂中除了洗澡，捏腳，理髮，洗衣，吃飯，晤友，消磨時間之外，似乎還有別的功用，這就是年，節的避債處了，這裏的確是好去處，因爲討債的人，不大會找到這裏來。澡堂除了上述八種用之外，或者素善於發明的中國人，更多發明幾十種別的妙用，或是演幾段有聲有色的雜曼史來，這豈不在澡堂史上平添佳話嗎？

我爲中國澡堂的前途歌頌，但要聲明的是我仍然怕進澡堂，雖然我說不出它的原因來。

# 鄉愁

徐增乾(S. 2)

自從來到北平後，已有六年多沒回故鄉了。初到北平的當兒，因為是初次離家到一個陌生的地方，處處都感覺異鄉的情調，尤其是不慣於北方所特有的風沙，心中不用說，難受的很，一半兒思家，一半兒孤寂，雖然不是終日「以淚洗面」，但記得在無人時，一個人坐在暗中却也會哭泣了兩三次。每逢接到家中或故鄉友人的來信，簡直，歡喜得發狂似的；雖然若此。但是在這極度興奮之後，反而要更覺得孤寂。倘若在報上偶而發現關於故鄉的零星紀載，總要反復看上兩三遍。那時我的心整個被鄉愁所拮據了；無日不盼着返鄉，雖然知道這希望是很難實現的。日子長了，也慢慢的習慣了北平的一切，北平對於我不再怕生了；反而覺得處處可愛。同時思鄉的心也就漸漸的淡了。雖然故鄉的一切有時也會突然闖進我的腦海，但却已不像先前那樣的親切了。

無情的歲月如流水般的逝去，別離故鄉已六易寒暑了，我早已不做回鄉的夢了。出乎意外的，在今年暑期却有回鄉的機會；當我由父親處得知令我回鄉的消息，我直疑是在做夢，但拿在手裏的信，却告訴我這是實事，於是本來在我腦中已經薄淡得如水的故鄉影子，募的湧上心頭。啊！不久我將踏着我闊別多年的故鄉地土，領略故鄉的風味，重溫兒時的舊夢。將要同故鄉的親友們握手共話別後的情況，是多麼美麗，動人的憧憬呀！當我坐在平瀆車上時，車窗外的景物絲毫引不起我

的興味，我只在閉着眼，回味我的故鄉，我忘記了四周遭遇的一切，心裏只有兩個字：「故鄉！」當在蚌埠下車換乘淮河小火輪時，重又看見闊別的水，看見兩岸堤上垂着的楊柳，自幼生長於水鄉者，見了水是要特別起好感的。坐在船頭上聽得水浪打在船上的拍拍聲，好像和我喁喁私語。終在朝曦初上的侵晨到了我的故鄉。上得岸來，經過街上時，我幾乎懷疑到錯了地方，變了，完全變樣了，把我在途中對於故鄉種種的美麗憧憬，打個粉碎！街上已不如往年熱鬧，冷落得很，幾個着名的商店，大半歇業了。與個人的面孔都籠罩着一層晦影，這面孔使你看見了感覺一種壓迫。在家中短短幾天內，所聽到的都是訴苦聲，令人起「江山依然，人事全非」之感！想不到昔日繁榮的故鄉竟到了現在的地步。從前在報上看見什麼農村破產啊，商業蕭條啊，民不聊生啊。總覺得和自身沒多大關係似的。現在我親切感到上面種種消息的滋味了，這味有點苦有點辣。本來懷着快樂的心情回鄉，現在被愁悶的氣氛所包圍。我不忍再停在家中了，脆弱的心經不起還突然而來的打擊。終於在家第七天的早晨又同我的故鄉作第二次的別離，我不知是喜是悲，但是我很欣幸看到內地的另一幅圖畫，對於久在都市的我，想來必有相當的意義。終於又重回到北平，但是這時另一種「鄉愁」佔據我整個的心靈。

# 書簡小稿

王達津(S. 3)

——學校生活中寫就——

「春天」

郎當弟弟：

且看封面住址，總不致看不出這是老哥來的，誰不知道這是春天，信面還畫些什麼紅花綠葉，郵使者順嘴也得罵一聲這羣呆鳥，我說兄弟們春天已經照舊了，呆鳥作些什麼事呢？

四月初八，我們春假的頭一天，「我們」的意義裏，請不要誤會，有我跟我的宿舍門，却不是連了你等也，我把宿舍門關上，假期自然會羞走了，頤和園我沒去，家也不打算回；爲的是少吃「土」，現下禁烟雖緊，道路黑土却取用不竭，真有點耐人聞味，嗤嗤。

再說：我在春天已經有十幾年的印象，要不是健忘的話，春天又有什麼可讚美的，花是依樣的開，樹也不敢不長芽，罷罷，不知你等有甚感慨係之，花生米快過期了，小蘿蔔正上市，也許是不能不有句新詩？我現在「銀根」甚緊，口腹之養只好忘一忘，不但此也，連寫信的新經濟方法也發明了，你假如不傻的話，一定可以看出此巾妙妙。

一年不如一年，將送我們「連了你等」老却，回想從先讀書時，午飯回家吃冷豬頭肉，夜靜燈

青，凍腳涼，有我的回憶里，沒有什麼快樂，然而現在春天又到了，少年人應該煩悶麼？

將你們的火氣調節一下，轉一轉方針，不要太鑽牛角，散火的藥還是「玩玩」罷，一早晨公園林木多的地方散一散步，不要又怕見人回到房子裏躲了。

現在你們也許有除了不愛幹的死功課之外，發現沒有事作的難過，不要心急，可作的事將來會給你，現在只要有個好身子，「好身子」是年青時候幹的，此外，多看書，多畫畫，多吃飯，多睡覺，多打架（可不是發怒動手打人也），多拌嘴（辯學，不是口角），多在外面，注意多字，已後便不會發見「少了」什麼。

好好的過這春天吧；讀書生活無時不是快活的，兄弟們！

四，九日。

「夏天」

××

暑天抵確難過，乾看雲彩不下雨的焦急，也真難說，現在又趕上大考了，功課忙的，食不知肉連寫信的功夫也得打算盤。

不意五月節一過，生活更無聊，五毒出世，臭虫蚊子漸漸出來，晚上開始床上鏖戰，不但只因課程而開夜車也。

夏天讀書不懂其樂何在，熱鍋鏝首，汗水不能須臾離，何況現在我事務太多，心里太煩，環境不佳，但人生就是不平的，當你旅行到顛倒不平的途徑上時，自然相因而起煩惱，過去了這節段，自然又恢復了當態。

夏天的湖，除喝一兩口泥湯外，無甚泳可遊，亦無甚詩可作，養些魚兒吃而已。



——五月五日因為要追回兒童時代的影子，用雄黃水曬日中，把來塗在頭上一個「王」字——  
一個心靈無處寄托，就活不得了，寂寞的日子，也得情有所寄，才能快活，浮泛虛過日子，便是在地獄中，我所以才想到把心放回兒童時代去，強似裝做羲皇上人。

事務于讀書有礙，真得不償失，我現在連吃睡喝拉都不入正軌，一點浮名和責任心累人不淺；作一篇稿至深夜點燭，「多病多爲倚少年」，此身非我有，不好多作反常之用。

我們身體均不健全，一方係環境的關係，無可咀咒，但不必悽惻反泄氣也。

你等如有小才學，萬不可太賣弄，譬如畫畫，希望不要一天畫一百張，而是要一天畫一張才好，時間要分配，也省得肚子掏空了，接續不上，反倒不如留些儲蓄，「居則日不吾知耳，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是最苦的

日子快的很，咬一咬牙儘量讓蚊子臭蟲咬吧，過了這段，沒有這段，轉眼人生便了，不信看五叔婆媳婦，二哥生兒子，便知分曉。

五月七日、一鐘又半

「秋天」

××弟：

我還沒有想到九月來得這麼早，大樓的屋子裏——在我所住的十六號也都發現了「促織」了，油葫蘆，蟋蟀，唱秋墳，大可值得一聽。

舊歷八月節又到，生活頗有聊，你等想已入正軌，我亦不日得讀課本，以此忙了，校中擔任事務又多，以此更忙，我輩彼此均望爲將來生死着想，肯努力，然努力總非長期不可。

中秋似應快樂，可是經濟力還人不淺，比地月餅每枚假雖不甚昂，但也不敢問津，作一首詩且

看罷！

逢秋應憶舊年時

掠粟爭梨買鬼兒！

今日他鄉倍惆悵（鄉雖非他，也差不多）

無錢換取月餅吃！

總之一文錢逼倒英雄漢也。

秋景色真動人，幾陣西風，就該換夾衣了，湖水波澄，白河浪靜，落葉飄飄的；「知了兒」還不知退的作斷續的嘶聲，

但是看見拾煤核的孩子呢！可知道是「全家都在秋風裏，九月衣裳未剪裁」。

秋風給我的印象，只是「可笑」，朋友了許走多，又來了許多新朋友，我的心都分散了，一方戀舊情深，以淚洗面，一方還迎新意重，喜笑顏開，情的累人，真不得了，

方今年走了，你知道麼，我們倆人永不能忘了的友誼，但一旦遠別了；任何人也不知道我們會經有過很親愛的友誼史，這我們什麼告訴你呢，也就是表示我的心情的不安罷了！

哥近來更懶惰，不知諸友能見諒不，總之秋風瑞水，望而興悲，這些牢騷真要不得，望你等加餐加勁，勿爲情魔。

哥此時很想與李卓吾一會，但棺中人死久了，一步荒郊而已

人生最好適志，張翰生秋風簞屨之思，梁彥便生吃鱗蟹吃蝸肉之思，但欠功課債甚多，當努力聞此關耳，須知債欠不得也，又九月重陽吃花糕，登城一望鄉國，此最近之願心；但是畫角寒城，

孤村烟火，此情此景，也够難堪的！

九，十五

「冬天」

××：

不意冬天到有些意思，冷的刺激比熱的煩惱強多了，我也減少頭痛的病。

棉襖上身，穿的小肥猪似的，頗有風味，爲身上溫暖起見不能怕人說：「烏郎當」

冬天的被窩風味十足，除酸臭味外，還有甜密在，一枕天明固樂事，睡不着也舒適，日來夜裏想事總在一打以上才睡的着。

聽風聲，葉子聲，狗叫聲，看下霜，下雪，下沙子，沒一處不有詩意。

看孩子拾煤，老婆拾柴，老頭買柿子，車夫等座，舊城寂寞，十字街頭的冷淡，都是小說材料。

不過，話雖如此，我也滾到可憐之羣裏，家鄉成這光景，一難受使人病倒了，以致什麼也寫不出。

現在又是凍腳時節了，我的耳朵也很委屈，紅糟鼻子也發現，加嘴上唇紅得要死，可謂三紅秀才的走運的時期。

朔風刁斗，明月寒窗，想起從前我們在家圍火下戰棋的時候，幾年了！燒了棉鞋還不知道呢！可是現在不可能了，過去的事讓他過去罷！

現在我的神經病還不小，還愛冬天的涼夜寒更，還自「涼夜寒更眠不得，起來搔首數寒星」  
(去歲所作)

栗子花生是這時候的產物，但是無疑的牠們把我的下顎骨——腮幫子，弄大了，我一氣從此不吃她；然而買花生的呼聲，究竟不能不使我動心呢！

冬夜裏吃衛水蘿蔔，也是別有風味的，當我看到賣蘿蔔立在雪風中，我就不忍和他論價錢，因為我們究竟在有燈火的屋子裏啊！

不過這時候是寫稿，讀書的好時候，外面太冷，使你只能在屋子裏，寫寫念念。這樣我們不如說冬天是念書的好時候吧！

你們是不是同情我的話呢？但另一方面我也想到了吃涮羊肉和聊天和玩，世上沒有絕對的是非，我想看自己的努力，和志向堅決與否來判斷吧！

據我的意思，這兩條是可以相協而進的，才不白過冬天，才不失人生的意味！不過你等可要多注意點功課，因為現代教育逼你不能不用功，會考畢業都在當前呢！——不過天性是不可泯滅的——我不喜歡讀理科，就餓死也不改行，拚命的走向文學道中去。

一年就快完了，等吃臘八粥吧！恐怕今年只能熬些白米粥，連棗子都沒得有！不過這沒什麼關係，年關上還得逼死多少窮人呢！

## 路

張天授(S. L.)

——這是，我從前最佩服的一個數學老師，在春天給我的信。那時他還在中央大學工學院念書。因了環境的關係，現在不知上那裏去了，一時煩悶取出這封舊信來讀，爲了這我得着了新生。特抄在這裏，紀念他。

×  
×

你五號給我的信，今天收到了。從你的信中，我看出你是何等樣的迫切，在渴望着智識的求得，是如何在那裏追求前途，並且是如何的，爲了失望，而充份地煩惱啊！

像你這樣的年齡，每一個青年，都是這樣的苦悶，這是一個現代青年必經的階梯，不如是，反不能成一個有爲的青年。

你的苦悶，我覺得爲了愛護你，使像你這樣聰明，有着良好資質的青年，不會平凡的消沉了去的，這緣故我站在朋友的立場，勸告你。

第一，不用功的事情，在青年之中，是極普遍的。然而，我們必得要看清，應用功的時間，却被什麼佔去了。如果只是普通的消遣的話，那是很容易解決的。只要你能將每日的生活規律化起來，在一定的時間內做一定的事。起始，可以先將看課外書籍，遊戲，運動，休息的時間無妨加多，以後慢慢縮減起來加多功課的時間。本來生活規律化是不易辦的事；然而，只要你每天都朝這

面努力了，是可能的。

第二，功課壞，我覺得這對你是毫不成問題的。以你的靈敏，若稍加用功，我敢擔保馬上就會超出他人之上……只好由自己耐性一點，努力打破沉悶的空氣，對課程設法生起興趣來就成啦！因為課程太多，我以為你最好注意數學的練習，英文的練習和誦讀，和國文的閱讀。能將上面這幾門課程多多留心，不但在學校裏，可稱一個優秀的學生，即將來升學，要考入國內第一流大學，也是容易辦的。

我不知道你現在對於數學的興趣怎樣了。你可以對我說，你的代數（據我所知，你的代數程度很好的）幾何學得怎麼樣？還好麼？否則，我希望你將這兩門課程多多補習。因數學這東西，是層層上升的，若基礎不好，上面的東西，如三角，解析幾何，大代數，微積分是無法學好的。你以為如何？你的數學天才，我始終是相信的。我想……最好你能常常全數學教員接觸，有問題隨時問，務必要了解才罷。

總之，青年們苦悶是極普通的現象。而你還是日漸生長着的上進着的，出路正多。前途充滿着希望，快不要信什麼幻滅……的那一類的話。學校成績是容易好起來的。

我再向你說，如果對於英文數學等課程有需要得着我討論的，只管寫信來，我一定幫助你。我提出一個具體的辦法，也許對於你很有益，你能否於每一個月之末將你的英數練習，交給我代你看著

關於書籍的話，如果你們用功是英文原本，那是不必再看旁的書了。學英文最好的方法，是多翻生字，多記生字，把讀本多多的死讀。最好能背誦幾篇。

你是一個有希望的青年，不要生些消極的悲觀的思想，鍛鍊好你的身體，對功課用心，把生活規律化起來，一切都不成問題。

……完了祝你

學業進步

××

一月，十日，中大。

## 東拉西扯話中秋

陸世傑(J. S.)

輕描淡寫的中秋，薄薄的渲染了一層淡淡的顏色，彷彿是嶄新的羽裳，退了本色；然而在美人的身上，仍然是恰當其分的，顯示着特別的美麗。

時間的過程中，眼前又來到了這一年一度的「中秋佳節」；然而在這所謂之「佳節」的日子，却也正應了張潔泉先生與「老蝴蝶」所說的「什麼白銀問題，華北問題，九一八事件，再加上水災……」；於是也就無形中關了半扇「舖面」，苟延殘喘的支持着，這淒涼已久的市面。

但在我們這就說是「世外」的一個地方吧！又是怎樣的呢？她並沒有因了白銀問題，而發生恐慌，就是九一八與華北問題，也只不過就當作「街坊」失火，自己受一場虛驚就是了，至於水災呢？那才是不關痛癢的事呢！樂得逍遙自在，管他作甚？在我們每一個同學的心坎裏，一個個都蓬勃着一個共同的意念；渴望着學校八月十五放一天假才好呢！可是結果却成了畫餅充飢。

寂靜的湖水之濱，輕輕的奏着秋虫的雅樂，巍巍的柳樹稍頭，慢慢的拉開了天空之幕；一輪晶瑩皎潔的明月，懸掛在朗朗的天空中，照着博唐亭的一角，月光映在水面上，彷彿是一條火鍊，閃閃的直穿過了協和湖的水面；這就是潞河所特有的中秋之夜；在月下一雙雙一對對零零散散都是賞月的人；誰知道他們談着什麼情話，奏着什麼心曲？想着什麼心事？念着那個情人？一齊都沉醉在



這媚人的月光裏，……好一個惹人情感的中秋之夜。

像海水一樣澎湃洶湧的，從那鱗次櫛比的宿舍裏，放出來的是歌聲，嘻笑，歡呼，與靈歌，在那雪白的電燈光下，影射出一雙雙的人影在玻璃窗上，胖的，瘦的，高的，矮的，簇擁在一起，圍着一張很狼籍的書桌，書桌上橫七豎八的放着幾本課本，然而却都被那些應有的過節食品，壓在底下，幾盞玻璃杯子，也無秩序的像梭子似的不停的往來着，每個人的嘴裏，都填滿了月餅，鴉梨，蘋菓，栗子，還要留出餘剩的機會來談話：

「千萬可別上晚堂」，

「去年八月節就沒有上晚堂」，

「今天晚堂是誰」？

「是L先生」，

「上晚堂也不怕，點完名後再說……」

「點完名就說到宿舍取東西去：」

「對……就不回去啦」！

「……………」

一陣笑聲，又是一陣狼吞虎嚥，外邊美好的月色，也無暇去欣賞，讓我們吃完了再說吧！

噓！噓！上晚堂的鐘聲，終於打了，這種聽慣了的均整的聲調，本來是不足為奇的，可是結果却使這些個吃客們，大大的受了一驚，

從床上隨便抓起了兩本書，手裏還拿着半個梨核，便夾着書上晚堂去了，坐在晚堂的座位上，

當然沒有談笑吃月餅好，於是只好借著問功課去閒聊聊，書本這「勞什子」，今天簡直是討厭，且把他擱在一邊再說。

晚堂後仍繼續我們的宴會，那管他幾何英文，那管他國文物理，反正是過了今日，不再有何日，吃呀！喝呀！玩呀！樂呀！

夜深了，人睡了，明月已到中庭，地下的景色都嵌在月色裏，秋風微微的吹着，這一年一度的中秋佳節，也慢慢的成了過去：

八月上弦

## 梁墓

曹天欽(S.I.)

懷着滿腔歡悅的旅行心情從夢中醒來，拭了拭眼睛看時，窗戶紙兒還有點兒黯淡；天空在魚白色中顯出萬分悽慘的樣子。立刻夢中的歡悅打下去大半——天好像要下雨，旅行一定要被阻止。當從窗外飄進來「掉點了」的聲音時，我心裏該是多麼頹喪！

想要給侯先生打電話問問能去不能，侯先生却給我打來了。頭一句就說：「怎麼辦？不能去了！……」放下電話，頹然的坐在椅子上，暗暗恨着雨，爲什麼早不下晚不下，偏偏在我們要玩去的時候下！——我只想到了自己的利益。

望着凸凹的旅行囊——一個水壺，一個布袋，昨晚我親自置的，縫的，裝得妥妥當當，裏面有燒餅夾肉，雞蛋，雜記簿，兩隻鉛筆，一把小刀，——嘆了口氣。我下意識的安慰自己「等一會雨就停了，等十分鐘」。結果雨反更大了起來。氣得拿出燒餅和弟弟分着吃了，筆記本也攔了起來，無意味的拿起動物珍話來看，眼前只恍着一些黑蜚蜊，一個字也看不清楚。

沒有半個鐘頭，雲撥霧開，太陽又露出頭來，我喜歡得幾乎蹦了起來。侯先生又以「德律風」來約我。於是懷着復燃的旅行火熱，跑向學校去。

在學校和侯先生商量了一會，給隊員們打電話，他們正已準備完了，正要去呢！

九點半，太陽明媚，一點風都沒有。我們出發了。騎車隊先走，我們則隨着侯先生步行。一場春雨並沒有攔阻了我們的旅行，只不過延緩了一點鐘。

談談笑笑的走上小路，聽着侯先生說着故事，眼觀潺潺的流水，游嬉的鴨子，河畔的垂柳，整整閃光的雨後的小草，心神爲之一新。在早晨一見着佈滿陰雲的天的時候，決沒想到今天還能見這清新的原野。

走在水田的高隴上時，兩旁水稻縱橫。小虫很多，飛在臉上，很不好受。水綿翠綠，隨水浮動，煞是有趣。就這樣一直走過西苑兵營，丘八們帶着驚奇的眼光看我們這小小的「丘九」旅行隊。

在青龍橋的前面，一座新近粉刷的小廟，壁上滿是什麼「有求必應」「真靈」「誠則靈」等等信士們虔誠的表記。旁邊是一座小庵，叫什麼「隱修菴」。在這個庸庸碌碌熱熱鬧鬧的青龍橋大街隱修，老尼姑真異想天開也哉！！

走過街頭，到了青龍橋，伏在石欄上下看。一群白鴨往來游泳，時而頭下腳上作捉魚勢。河中一位漁父正在捉魚，衣服單薄，却絲毫沒有畏懼的樣子，紫色強健的肌肉，隨着動作顫動，臉上絲笑容與波影相映。

走了許多寬路，終於走上一條新道。滿目是阡陌樹木，順着玉泉山麓北走，前面是一片松樹，我不禁喊了起來：「那不是六年前到香山的舊路嗎！」這新鮮的道路加上些童年的追憶，使我鼓起精神向前走去。

此後道路上滿是碎石塊，鞋底子被磨破了。在將將能望見臥佛寺的地方，碰見了騎車的隊員。

便一同前去。

兩棵可三人圍的空心老槐，夾着一座簇新的關帝廟。鮮紅的「兄玄德弟翼德德兄弟德弟」一師以龍友子龍龍友龍師」對聯，代表她是一座新築的祠，然而前後兩棵老槐却告訴我們牠已經渡過了一二世紀了，只不過新近粉飾一下罷了。

向北走了幾步，問了問個農夫，知道梁墓在南邊一點，於是再折回來上坡尋找，果然，前面不遠一座大莊院，門口停着兩輛自行車。我們都懷着歡悅的，新的精神向前跑去。

推着車，背着包，提着壺一齊進去，園子面積不小，多半是土地。遠遠望見兩座莊嚴的，肅靜的白石建築。靠東邊的是梁啓超的墓碑，靠西邊的是碑亭。墓碑前是一排石階。碑亭是綠色的蓋頂。

到了碑前細細看時，石上刻有「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之墓」這墓全由梁啓超之子設計監造，所以有先考先妣等字樣。前面直通一座「王八駝石碑」上面一個字也沒有大概還沒刻呢！許多空着的土地都由松樹牆圍起，然而却沒一點洋味。

在這裏你見不着參天的古樹，聽不到「嘩哈」的經聲，這裏沒有一些宗教或勢力的氣味。所表現的只是莊嚴，幽清，肅靜，清潔，整齊，典雅，這墓不巍大，也不堂皇富麗，但我却以為牠是我見過的墓中最好的一個。

坐在墓後的石階上，拿出每人帶來的食品，不外燒餅，雞子，肉之類。侯先生更買來許多包子，一塊醬豆腐，讓給我吃時，因為人少不易分配，所以祇吃了醬豆腐，以燒餅代麩包，以醬豆腐代替黃油，味道還很不壞。

飯後坐在石階前聽侯先生講「戊戌政變」，說得有聲有色，尤其說到梁啓超的一生，更是詳細備至。不止我們聽得出神，連站在我們背後的鄉下老頭兒也聽得有味。在九泉下的梁先生再也想不到在他死後會有我們這十四個孩子坐在他的墓後吃飯，更不會想到我們會在階石上坐着談他的一生吧。天氣討厭得很，又陰了起來。臉上時時覺到有一兩滴雨點的打擊，但一剎那間又過去，太陽又微笑的露出頭來。在太陽光浴之下，照了六張相片——二張墳者除外——這六張像片就作了此次旅行的紀念。

時間已經兩點多了，想要到臥佛寺去玩，因為時間已晚，我們祇得懷着留戀的心情對這一代偉人之墓告別，登上歸途。

隊員們都坐在玉泉山前石橋上休息，我和侯先生的弟弟便離開隊先走了。

鐘敲五點半時我和侯頌之先生走在燕京第三宿舍前的馬路上，幾分鐘後，來到侯先生的屋子。這裏，我和牠別離了幾小時，而今又見着燕京湖光了。

太陽掛在西山頭上，萬分溫柔的照着大地。天空是清朗的，仍和早晨出發時一樣，我們背着太陽去，背着太陽回來。在童年的一頁上，又劃上了一道可留戀的痕跡。我們已經回來了，又回到塵寰來了。我兀自坐在椅子上，迴想着梁墓的幽靜，典雅。

# 故宮

王達津(S.S)

苔痕從故宮中黃了。

涼風是新從蘆西來的。

殿脊的琉璃瓦，

反映着夕陽而無語。

興亡是說不得的，

九五的寶座寂生塵了；

寂寞的長甬路上，

更不再有羊車來往；

天天只見些碧眼兒來去。

寶玉不見得有什麼寶色，

幾毛錢只買得寂寞。

玉欄干護月色來獨佔罷！

這兒不是窮人所能瞻仰的。  
當我們隨了落葉走出宮門時，  
幾個賣雜食的孩子，  
斜投着羨慕的眼光，  
探頭探腦  
戀戀地走過宮牆！

九，十，舊京



# 小詩

王達津(S. 3)

讀了些日本的俳句和英美的小詩，而引起我內心的共鳴便寫了這點不成東西的東西。

## I

蟋蟀進我的床下了

秋風，在北國的已涼天

九月了

我還着竹布大衫呢

## II

葉子從窗外飛進

洋燭的光，起了寒顫

鼠子從承塵上驚動了

破書本子上輕輕點綴些灰塵

## III

窗子上一陣沙沙

是貓兒迅速的過去了

撕破的窗紙

月亮來窺人

IV

一個噴嚏打來

是涼夜侵人吧

誰在喊着『一百歲』呢（註一）

彷彿的，慈母的聲音

V

鄉村的夜啊

更聲打過幾遍了

西風茅屋外

犬吠聲由高而漸靜了

註一：北方大人聽小孩子打呵嚔所常說。打兩下則說二百歲？……

# 轎夫

張天授(S. 1)

肩膀上抗着兩根「生命的皮鞭」，  
那時候才把生命追得乾淨。

「前頭明亮亮，

看着水蕩蕩。——

前邊力大，(1)

後面讓他一下。(2)

不住的喊着，

生命的雨不住地下——

「喂！

抽啊！皮鞭，抽啊——

你倒是努力幾下。」

一九三五，八，四晚。

註(1)力大——牛也。(2)此一種對白的唱合歌，流行於四川走山路轎夫口中。

# 八月十五夜望月懷母

張天授(S. 1)

浪浪浪兮揚子江水，

風蕭蕭兮青果樹林。

那兒有著名的古刹，

那兒有石彫的「大佛」；

那兒是我靈魂的家，

那兒葬眠了我的媽媽。

月華是多麼清明，

媽媽坐在石碑上，

流著淚——

想念她失去的兒郎。

天星一顆一顆的閃爍，

一顆一顆的墜落；

媽媽的淚——

一顆一顆，

青草一株一株自地裏長出。

一九三五，九，二三誌

# 不眠夜

梅白達(S. 3)

蟬已疲乏得安眠。

我用眼角酸着墨色的天空。

細微地，一片雨絲飄進簷子來了，

——冷意和寂寞混成一團。

輪輪地，夾着浙瀝地泥漿聲。

這是遠方來地車子吧？！

怎麼這樣遲緩呢？

是載着一車紅煤？

還是引車者作着幽夢呢？

——那疲敝地騾子啊！

一切，遠了！

被冷寂吞噬了！

——我數着沒有數目的數字。

一九三五·七，二六。

# 憶旅人

梅白達(S. 3)

——呈遠方玉璞——

寂寞的心上，  
負了沉重的鉛塊。

有誰，我可去訴說悲哀？！

把一腔愁緒

寄於清風，

讓夾着殘的菡萏之香，  
吹到不知名子遠方去。

我想像：

那一個少年，

孤寂地，在漫漫的旅途上；

會憶起，協和湖畔

菡萏之香的滋味吧？！

懷友  
(舊作)

王遜  
(S. 1)

春風無語倚千條，  
笛裏霜曉，  
漏斷小樓空添淚！  
魂繞萬里今宵，  
問西來燕子，  
人到洛陽可停橈？  
人到洛陽可停橈？  
人到洛陽可停橈？



# 問鷓鴣

(舊作)

王

遜(S. 1)

風送花香暮江前，  
濃青萬點夕陽天，  
蘆渚深處，  
落照又近欄杆，  
問渡頭鷓鴣，  
夢汀杜鵑，  
可曾東向回首，  
看長白山頭又烽煙！

一九三五，九，游河

# 長江流域民歌選

天授輯(S. 1)

(一)亮火蟲，(1)

亮火蟲，

亮悠悠——

擔挑(2)白米下瀘州；

瀘州愛我白米好，

我愛瀘州好丫頭。(3)

註：此歌流行於四川瀘州一帶。(1)亮火蟲——螢也。(2)挑——此處作形容詞「一担兩担」講。(3)「丫頭」——指少女而言。

(二)半天下雨半天晴

半天下雨半天晴，

「打把洋傘看丈人；  
丈人丈母當堂坐，

聽你女婿把話說：

「你的大女得了病，  
莫把么妹許別人」。

么妹樓上繡花鞋，

一把剪刀拋下來；

叫聲姐夫你站住。

聽我么妹把話說：

「那有『ㄍㄨㄥ』子兩道箍，

那有姨妹嫁姐夫」。

「么妹！么妹，你胡說！

打把洋傘過大河，

十兩銀子買一個，

賽過么妹好小脚」。

註——這隻歌，流行峽外清灘一帶，不過詞句略有出入，因轉者僅從記憶里錄出。

●音「正」爲南方蒸飯用之器具。  
(三)鴉雀尾巴細

鴉雀尾巴細——

娶個媳婦不成器。

叫他掃地，

她在地上打瞌睡。

叫她洗缸，

她在缸裏澆褲襠。

叫他鋪床，

她在床上立「洋橋」。(1)

叫她淘米，

她在身上捉蟲子。

叫她推磨，

她把「白醋」炒「豆腐」。(2)

叫她煮飯，

她用「石頭」碰「雞蛋」。

叫她看田，

她到街上去討錢。

叫她守柴，

她同「黑狗」(3)打起來。

叫她上山，

她在山腰耍「扁擔」。(4)

叫她耕土，

她回娘家找么舅姆。

註——此歌流行於陝外宜昌一帶，亦僅爲轉者自記憶中錄出，與原詞

略有出入。(1)洋椿——即拉「天頂」(2)當地有「正做不做

豆腐拌醋」之土諺(3)黑狗——疑爲人名(4)「扁担」杠子也。

# 昭君怨

(秋思)

李傳福(S. 1)

秋水盈然流盼，笳韻淒清魂斷，何處是家鄉？遠山長。  
惆悵暮簾閒捲，陡覺青衫輕軟，曲指算歸期，更傷悲。

# 荷葉杯

(秋懷)

李傳福(S. 1)

斷鴈啼殘秋月，嗚咽，落葉多，西風橫掃白雲浪，惆悵；奈愁何？

# 鷓鴣天

(心情)

林瑞良(S. 2)

晚夏吹來新柳枝，舟傍蘆岸笛橫吹，花前奏罷求凰曲，  
一管心情誰得知？  
夕陽下，落帆遲，臨風搖槳欲歸時，江邊擁起蕭涼月，  
寂寞還吟紅豆詩。

# 蝶戀花

(不遇)

春晚柳光依約住，一岸斜陽，倍覺人單獨，回首金陵雲返籠，  
飛來鴻雁將何宿？  
舟小輕難流近陸，小釣旁垂，暗把離騷讀，愁逐心頭潮起伏，  
臨江暢對屈原哭！

——一九三五，九，十三，餘舊作

## 介紹幾位世界有名的音樂家

劉永生(S. 2)

有許多人以為會玩弄點樂器，會發表點關於音樂的學理，或是有一個優美動人的歌喉，那便是位音樂家，細想起來，這未免太近似滑稽了，並且也不大合乎情理。假如有一個人會作篇文章，吟兩句詩，我們也能推崇他是位文學家嗎？斷乎不能。所謂音樂家，所謂文學家，必須在他所專的那種學術上，有所創作與供獻。並且他的創作是有價值而值得遺傳後世為後人所借鏡的。這樣，我們稱他音樂家，文學家，才對得起這個「家」字，所以，作一個「……家」斷不是件容易的事。

現在，我願意介紹幾位世界最著名的大音樂家。這些音樂家們，都曾在樂壇上創立了萬丈光芒的創作。但可惜他們都是十六世紀，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豪傑，不能供我們實地的去訪考。然而他們的遺下的作品，足可供我們的研討。假如沒有他們早先的努力，恐怕便沒有今日樂壇的盛況了。現在我不多說什麼。所要介紹的共有二十四位現在一一的寫下：

(一) 羅哈 (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 為近世音樂的手創者，所以有「音樂之父」之稱。他是一位德國人，從年幼的時候，便有音樂的天才，年長後，曾作樂長。但他的音樂天才不僅是一方面的，而是各方面的。因為他的作品包括着風琴，鋼琴，提琴，聲樂，神劇，以及管弦樂等作曲。其作品內有「馬人受難樂」(Matthias Passion)，永為後人作神劇的模範。



當時鋼琴還是一種幼稚的樂器，在奏法上沒有固定的標準。現在鋼琴的奏法，是由罷哈創始的，因為當時彈鋼琴的方法是將手腕高舉，手指直伸，而不用拇指。這種奏法，不但不方便，而且也不好看。所以罷哈開始使兩腕平放，手指屈曲成直角，添用拇指。大概會彈鋼琴的一定知道這種彈法是方便而且美觀的。

此外他又根據法國和聲學名家拉莫 (Rameau) 所定的十二平均率，而作和聲法，總而言之他的功績，在各方面都很大，並且近世西洋音樂的發達，也是由他開始的。

(二) 亨代爾 (George Friedrich Handel 1685—1759) 與罷哈同代，同國，而為同樣偉大的音樂家。早年研究歌劇。又漫遊歌劇最發達的意大利。三年之久，深得意大利歌劇的精髓。不久他便捨去了歌劇而從事神劇的研究 (神劇為宗教上的歌劇)。後終成古今最大的神劇作家，產生了千古不朽的偉作——「救世主」(Messiah) (或稱彌賽亞) 與「在埃及的以色列」(Israel in Egypt)。我們所喜歡的那首「哈喇路亞」大合唱曲，便是「救世主」內的一首。那首是多末的雄壯動聽！

(三) 罕頓 (Franz Joseph Haydn 1732—1809) 是奧國人。他終身的大事業，便是對於樂器的研究。所以博得「交響樂之父」的尊稱。他在六歲的時候，有一位親戚，發現了他的音樂天才，便勸他的父親把他送入音樂學校。於是罕頓的天才便得施展，長後為管弦樂隊的指揮。後又與同時的名音樂家莫札爾和德相友善，乃互相賞識。不久又遊英國倫敦，在此大受歡迎，其十二曲大交響樂，便是在英國作成的。他一生的作品共有交響樂一百八十曲；四重奏八十三曲；神劇五曲；歌劇十九曲；以及室樂等，中以神劇及交響樂最著名。然罕頓家有悍妻，家庭幸福全消，軻轄一生而終。否則，還不知有多少更有價值更名貴的作品問世哩！

(四) 莫札爾德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 亦爲奧人。其父爲一名音樂家，曾在寺院中任副樂長。莫札爾德三歲時，常在琴畔靜聽父親姐姐的彈奏，聽後不忘。五歲時便彈得很好了。六歲時便隨父，姊姊，到各處作演奏旅行。聆其曲者，莫不驚嘆爲神童。長後，生涯飄軻，初囿於戀愛，後苦於貧乏，終於短命而死享年三十五歲。

他的作曲，在聲樂，器樂，管弦樂，歌劇，宗教樂上，都有特色。他的「C 短調朔拿大」爲音樂史上，最大作之一。交響樂四十九曲中，有三曲爲最著名，即作品五百四十三的「變瓦長調交響樂」；作品五百五十的「G 短調交響樂」；及作品五百五十一的「周彼得交響樂」(Jupiter Symphony)。以上諸名曲至今猶存，且仍在世演奏着。

(五) 彼得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 爲德人。爲婦孺皆知之世界大聲音樂家。他父親是一個唱歌者，好酒無賴，毫不留心子女之教育，因見彼得芬幼有樂才，希望他好像莫札爾德似的成神童，受人珍貴，以滿其私慾。所以彼得芬在四歲的時候便一半受着教訓，一半受着鞭笞，被督責着去學鋼琴。所以夜半來的客人常見稚年的彼得芬的眼淚滴在鋼琴的鍵盤上。後然果然成爲一位神童，不弱於莫札爾德，後在莫札爾德面前演奏，大受其讚賞，後又師事罕頓，天才茁奔放的發展。

他的作品很多，但以交響樂朔拿大爲最注重

#### 第一交響樂

#### 第二交響樂

#### 第三，英雄交響樂 (Eroica)

## 交響樂

第四交響樂

第五，運命交響樂 (Fate)

第六，田園交響樂 (Pastoral)

第七交響樂

第八交響樂

第九，合唱交響樂 (Choral)

(一) 悲愴朔拿大 (Sonata Pathétique)

(二) 華爾特斯垣朔拿大 (Waldstein Sonata)

(三) 阿帕與拿達 (Appassionata)

(四) 月光朔拿大 (Moonlight Sonata)

(五) 克洛伊才朔拿大 (Kreutzer Sonata)

## 朔拿大

此外尚有四重奏，序曲，競奏曲，歌劇，神劇等。

彼得芬幼年未享家庭之樂，壯年惱於貧病，老年復致耳聾。真是一生不幸！然其偉作如「第九，合唱交響樂」與「D調莊嚴彌撒曲」皆為晚年兩耳全聾後之產物，真是一種奇蹟！

(六) 修裝爾德 (Franz Peter Schubert 179—1828) 爲德人。有「歌曲之王」之稱。因其學生大事業，主在於小型的歌謠曲的製作。他也是位轉軻短命的音樂家。他行列第十四，十二歲時曾入宗教學校的兒童合唱團，但因天才突發，不久即任該校指導人的代理者，此時即開始創作歌謠曲及器樂曲。十七歲入變聲期，乃退出兒童合唱團而任小學校的教師，然仍從事作曲。十八歲時，他已

作歌謠曲一百三十五首。其空前絕後的傑作「魔王」(Erlkönig)「野薔薇」(Heidenroslein)便爲此期之作品。修裴爾德長而無家，飄漂終身。常手持哥德(Goethe)或沙士比亞(Shakespeare)的詩集，在屋子裏漫步朗吟，突然伏在案上，在五線紙上，便寫出千古不朽的偉作來。「雲雀」(Hahn) Ha-ri-ri-ri Ien-ki)這便是某一晚在酒肆中突然作出來的。

此外他又作器樂大曲，最著名的爲「未完的交響樂」(Unfinished Symphony)，因爲他未完成此曲即死去，所以叫作「未完的交響樂」，但亦能獨立爲一樂曲，該曲至今，仍爲世人所愛演奏。

(七) 韋伯 (Carl Maria von Weber 1786—1826) 爲德國浪漫派的大歌劇家，其父爲一音樂家，母爲歌劇中的歌人。故韋伯自幼便愛良好之音樂教育，後隨父母漫遊各地，同時他便研究各地的歌劇，後終成德國浪漫派的代表作家。十二歲時，他已作了許多的歌劇，他的樂風的特色，是打破形式而努力於感情的表現，又以德意志民歌樂，爲作曲之基礎，以樹立純粹的德意志式的浪漫樂派。其名作有「自由射手」(Freischütz)「奧里昂譚」(Euryante)等。

(八) 孟台爾仲 (Felix Mendelssohn-Bartholdy 1809—1847) 爲德國浪漫樂派成熟時期的器樂作家。其父爲猶太人，爲一有財產的銀行家。所以對於子女的教育，甚爲留意。因此孟台爾仲一生的生活，都是很快活富裕。當他青年時，在社會上便很有名望。十七歲時，他所作的「中夏之夜的夢」的序曲，脫稿後，立時開演，大受世人的讚賞。他的記憶力特強，在他人演奏會上所聽到的樂曲，回家後，便可立刻寫出來，這是很驚人的地方。及長後，又漫遊各地，或演奏，或研究，皆爲人所歡迎。

他的作曲，在器樂，聲樂，管弦樂，神劇，各方面均有所長。他的器樂曲形式似古典派，而內

容却又富於浪漫派的精神，「意大利交響樂」，充分的表現着各地的國民性。又有種種巧妙的描寫法，故爲現代標題樂派的先導者。此外他也作了不少的鋼琴曲，就中以「無言歌」(Lieder ohne Worte)最爲優美。大概會彈鋼琴的，少有不愛彈「無言歌」的。

九) 修曼 (Robert Schumann 1810-1856) 爲德國浪漫的音樂家，他比孟台爾更富於浪漫的色彩。他的父親爲一書商，對於修曼的音樂天才，特別愛護。但不久死去。其母不慧，迫令修曼捨音樂而習法律，修曼不得已，於十八歲時乃入萊府 (Leipzig) 大學的法律科。然而音樂的天才，終不是能爲法律所壓服的。他一面習法律，一面從事音樂的研究，當時他沈湎於彈鋼琴，每日繼續彈奏達七小時，以致傷了手指的筋，至此，他母親方大爲感動。乃允許他再捨法科而從事音樂的研究。修曼此時真是高興的了不得。但他的手指已傷再不能作一健全的鋼琴家了。於是便從事於作曲的事業。當他二十五六歲之間，曾與當時女鋼琴家克拉拉 (Clara) 發生了戀愛。曾受了五年戀愛的苦惱，但在這戀的苦惱與愛的歡樂的沈浮中，產生了不知有多少甜美的，浪漫的鋼琴名曲。結婚後，一時生活十分幸福快活，但不久，他便得到了一個悲慘的結局。原因是他的感情過分的激烈，青年時代常發狂似的舉動。以後又身體衰弱有病，就在一千八百五十四年投萊因河自殺，幸而遇救。然而却變成一個精神異常的人了，後在癲狂病院養息了二年，竟死於院中，享年四十六歲。

他的作品的作風，也是富於熱狂的精神。他的作品，最有名的是鋼琴曲「蝴蝶」(Papillon)、「謝肉祭」(Carnaval)，序曲，「日娜瓦」(Genova)，「浮士德」(Faust)，「曼弗雷特」(Manfred)，及四個交響樂。此外，他的小品的器樂曲，也很有特色。我們所知道的那首世界名作「夢」(Träumerei)，是多末富於詩意而幽靜！

(十) 斃邦 (Frederic Francois Chopin 1810—1848) 是有名的「夜曲」的作者。他有人生與作品，都同夜一樣的沉靜幽美。生於波蘭。他父親是法國人，母親是波蘭人，故他的血管中，有熱情的法蘭西與亡國的哀悲的波蘭系的交流。斃邦幼習鋼琴，八歲時即在公衆前演奏，十八歲作演奏旅行。到處惹人注目。故有「莫札爾德第二」之稱。長後遊歷他邦，回顧祖國，不勝亡國之恨。他的作品第十的「C短調練習曲」，原名爲「革命練習曲」就是此時他悲憤的露洩。二十七歲時，與當時浪漫文學的急先鋒的女流小說家喬治賞 (Sand) 發生戀愛。這女子曾爲人妻，生有二子女。但因二人的愛情熱烈，終於自然的結褵了。因爲當時的社會，都充滿着浪漫的色彩，所以對於他們二人的戀愛毫無異論，反以爲是自然之數。故讀爲「兩個美麗的靈魂」。一八四七年，斃邦突得肺病，因此夫妻間之感情漸疏，恨心的喬治賞竟捨斃邦而去。斃邦失戀後，病勢日劇，身體日衰。兩年之後便死于肺病。享年僅三十九歲。可惜音樂史上又少了一位短命的傑才。斃邦爲自罷哈以來，最大之鋼琴家。故後人稱之爲「鋼琴詩人」。又稱他爲「鋼琴之魂」。

他的作品十分美麗幽雅。其平生多憂多病，其作品富于女性的情調。故又有「婦女的斃邦」之稱。作品中最有名的是「夜樂」(Nocturne)，及舞曲「波羅納斯」(Polonaise)，「馬芝爾加」(Mazurka)，「圓舞曲」(Waltz)。他的旋律，有勾引人心的魔力，且又濃厚，正大，充滿着詩趣。

(十一) 裝遼士 (Louis Hector Berlioz 1803—1869) 爲法國浪漫派的巨子，他是法國一個鄉村中醫師的兒子。十八歲赴巴黎研究樂學。他看見社會上浪漫的文化，又看見枯燥無味的樂學，所以他棄本行而入法國巴黎音樂學院。但是受到了父親的反對，拒絕經濟的供給。於是使裝遼士受到了

許多折磨與痛苦。當時與女優史密孫發生戀愛，因為他貧窮的原故，這著名的女優很看不起他。因為裴達士單戀的結果，而產生了一曲不朽的「幻想交響樂」(Symphony Fantastique)。這曲便是記述他單戀的苦惱的。以後又與一女鋼琴家發生戀愛，不久又遭破裂。以後他便從事埋頭研究音樂。作出許多名曲。又把舊作「幻想交響樂」修補了一下。便在巴黎開始演奏。其舊戀人史密孫，亦到會聽樂，聽了她自己作主人的「幻想交響樂」後，大受感動，即與裴達士結了婚。婚後甚為貧乏。晚年夫婦又反目。數年後妻及愛子俱死。裴達士不久也結束了他潦倒的一生。

他在聲樂，器樂，管弦樂上，都有不少的作品。他又精通樂理，著有「器樂法理論」一書。他的作品，最偉大的是交響樂。然而他的交響樂，與以往的都不同。用獨創的作曲法，且在器樂中得以加用聲樂；又都有標題，說明曲中各部的情形。故他的交響樂稱為「交響樂詩」(Symphony Poem)。作品最有名的為「在意大利的哈洛爾特」(Horolden Italie)。「羅馬與周理愛德」(Rommet Julete)，及「幻想交響樂」。

(十一) 李斯特 (Franz Liszt 1811—1886) 為匈牙利人，是與曉邦同樣偉大的鋼琴演奏家。自小天才出群。九歲時即行演奏獻技，博得不少的好評。當時匈牙利的貴冑們，因為見到他偉大音樂天才，所以大家共同出資令其赴國外遊學，十一歲的那年，得機會在彼得芬面前演奏，大得彼得芬的獎譽，不久又到巴黎，隨師研究。學成之後，即榮獲「大鋼琴家」的美譽。於是便到各處作旅行演奏。東到俄國西到英國。差不多全歐洲都有他的足跡。博得不少的榮譽收到很多的款額。然而他是一位慷慨好義的音樂家，所收得的錢都贈給貧窮的人。並不自己的去享受快活。這種舉動多末可欽佩！德國威倫地方的彼得芬紀念碑，即是他出資建造的。又現代樂劇大家華葛納爾，在精神

上，物質上，都得到了李斯特不少的補助。所以我們很看出他是位溫厚寬大的音樂家。他的藝術可佩，人品亦可尊。

他的作品以「匈牙利幻想」(Hungarian Rhapsodie) 爲最著名，此外有交響樂「浮士德」(Faust)、「但丁的神曲」(Wants Vivine Comedy)，及交響樂詩「塔索」(Tasso)、「奧非烏斯」(Orpheus)、「哈孟雷特」(Hamlet) 等，亦爲有名之音樂。

(十三) 勃拉姆斯 (Johannes Brahms 1833—1897) 爲德國現代樂派的領胃。爲近世三大 B 之一。(所謂三大 B，即 Bach Beethoven Brahms 是也)。勃拉姆斯幼時，天秉甚丰，十四歲出席演奏，十九歲已爲成名之鋼琴家。有一次，他同一位友人到德意志北部地方演奏旅行，至某村開會。其友人提琴獨奏，勃拉姆斯鋼琴伴奏。將出席，忽然發現鋼琴的音級比尋常低半音，他的朋友又不願意把提琴音降低半音，因爲恐怕音色不佳，頗有難色。於是勃拉姆斯很從容的把鋼琴升高了半音伴奏着，毫無困難。從此便可看出他鋼琴才能的高妙。以後他作了音樂院的教授，復經管弦樂隊之指導。到晚年，便息影家中，專從事於作曲。他是彼得芬後，德國最高的器樂作家。

他的作品有四個大交響樂，即「第一 C 短調」，「第二 D 長調」，「第三 F 長調」，「第四 E 短調」。此外又有「鎮魂樂」(Requiem)，亦甚有名。

(十四) 許得洛斯 (Richard Strauss 1864—?) 爲德國現代標題音樂家，現仍在世否，尙未可知。他在四歲時，便學習音樂，六歲的時候便習作曲。及長，紹述勃拉姆斯的樂風。以後又研究裴達士，李斯特，華葛納爾三家的作品。於是他便承受了裴達士與李斯特的標題的傾向。而內容更健全了。裴達士與李斯特所創的「交響樂詩」，到了許得洛斯而更加凝鍊，變成了所謂「音詩」(Gore



them)。他的音詩最著名的的是「死與淨化」(Tod und Verklärung)。是現代藝術中最深刻的作品。此外尚有「諦爾奧倫斯比格爾斯」(Thil Erdenspiegels lustige streiten)、「童基奧德」(Von Quixote)及「家有交響樂」(Symphonie Womestica)等。

(十五)杜保西 (Cludio Wehssy 1862—1918)爲德國現代樂派的大將。十一歲時入巴黎音樂學院，廿二歲得羅馬獎。後遊意大利，歸國後研究俄國諸大家的作品。創立「印度派音樂」。一八九二年，爲名詩人馬拉爾美的詩牧神的午後作一前奏曲，即現在很著名的「牧神午後前奏曲」(Prélude au Après-midi d'un Faune)，自此曲問世後，聲名大震於世。而印象派音樂，自此肇始。印象派音樂的特徵，是旋律美麗，和聲富於變化，而曲趣鮮銳。他作曲，奔放自由，不拘形式。而所用的音階，全非普通音階，有時像古代希臘的音階。他的鋼琴曲，纖麗而富於情感。與俄邦的作風相類似。

其作品最著名的爲「梅」(La mer)及「三夜曲」(Trois nocturnes)。

(十六)富郎克 (Georg Franck 1822—1890)爲比利時人。爲法國現代樂派的基礎人物，曾在音樂學院任講師。爲杜保西之師，他自小有天才，十一歲而爲鋼琴家。常旅行演奏於比利時各地，頗得好評。後移居巴黎。

他的作品有交響樂詩「喜樂」(Les Béatitudes)，歌劇「許爾達」(Hilda)，神劇「贖罪」(La Rédemption)。

(十七)聖贊 (Camille Saint-Saëns 1835—1921)爲近世法蘭西樂派的代表者，自幼天才超群，二歲的，即能彈鋼琴，五歲時已能讀管弦樂譜表，十一歲乃登台演奏，十二歲入音樂學院，進步甚

速。十六歲，他的「第一交響樂」問世。其作品以交響樂詩爲主，樂風似杜保西，而較之更豐，爲近世第一流的作曲者。

他的作品最著名的，有交響樂詩「奧姆法爾的水車」(Terouet d' Omphal) · 「費頓」(Phaeton) · 「哀傷的舞踏」(Vance Maestre) · 「赫克爾的青年」(Le Jennesse d' Hercule) · 「組曲阿爾里加昂」(Suite Algerienne) 及神劇「大洪水」(La Weuge) · 歌劇「銀色的音」(Le Timbre d' Argent) 。

(十八) 格林卡 (Michael Glinka 1808—1857) 爲俄國現代樂派的始祖。有「俄國音樂之父」之稱。幼習鋼琴，後會徧遊德，意，法，諸國。在柏林時，聽見了韋伯的歌劇「自由射手」，及彼得芬的歌劇「費台理奧」大爲所感。歸國後，卽作了兩個大歌劇。這兩個大劇，一個叫作「對於皇帝的使命」(Was Iabem für den Czaren) 後又作「羅斯浪與羅特米拉」(Russian und Ludmila) · 都是他學生的傑作。

(十九) 羅平斯坦 (Anton Rubinstein 1830—1894) 爲俄名音樂家，其父爲猶太人，幻有天才。記得他在九歲的時候，便洋洋的在莫斯科音樂會中演奏。後遊巴黎，曾受過李斯德的指導，得名後，卽返俄國。並且自己出資創辦音樂學校。俄皇贈他勳章，並列他爲貴族。

他的傑作有「大洋交響樂」(Ocean-symphony) · 歌劇「惡魔」(Wer Wämon) · 「納格」(Nero) 等。

(二十) 却伊可甫斯基 (Peter Tschaiukowsky 1840—1893) 俄人，爲俄國現代樂派之最有天才者，他青年的習法律。廿二歲始入莫斯科習音樂。以後便榮任莫斯科音樂學校的教授。

他的作品多少含有幾分悲愴的情調，也是其作品的特風。他的作品很多，現在常演的，有交響樂「序曲一千八百一十二年」(Overture 1812)、「第四交響樂」，「第五交響樂」，「悲愴交響樂」(Pathétique Symphony)等。「悲愴交響樂」爲其生平之傑作。

(廿一)史可里亞平 (Alexander Scriabin 1871—1915) 俄人，爲最近俄之一大交響樂作家。其母爲一鋼琴家，他自幻富於天才。五歲能彈琴，八歲能作小曲，後入莫斯科音樂學院，十九歲畢業後，復專攻洋琴音樂。作風類似曉邦，而加以神秘的構想。

他的作品，以鋼琴曲及管弦樂曲爲主。當時的批評家都說他的管弦樂是「交響樂的水晶宮」。作品最有名的是交響樂「法悅的詩」(The Poem of Ecstasy)。「普洛美修斯」(Prometheus)。「神秘」(Mystery)。

(廿二)特復約克 (Antonin Dvorák 1841—1904) 爲波希米亞的大音樂家。他本來是一個屠夫，復來因爲對提琴有特殊的天才，所以放下屠刀而入劇院充提琴手。曾遊歷美國，卽被聘爲美國紐約的國立音樂學校的總裁，當他在美國的時候，他特別的研究美洲土人的音樂，於是作了有名的「新世界交響樂」(From the New World)。歸國後，便任爲波希米亞音樂學校的校長。

他的作品有交響樂詩「斯拉夫跳舞」(Slavische Tanz)，宗教歌曲「聖母哀悼歌」(Sabbat mater)，聲樂大曲「妖怪的新娘」(Spectres Bride)等。

(廿三)史梅塔拿 (Friedrich Smetana 1824—1884) 亦爲波希米亞人。較特復約克時代稍早。爲波希米亞音樂的先覺者。幼在本國研究音樂，長遊他方。師事李斯德。歸國後，爲國民劇場場長。可惜晚年得癲狂之病，被監禁於養育院內，終其一生。

作品最著者有歌劇「交換新娘」(Prodama Nevestin)·交響樂詩「我的祖國」(My Fatherland)。(廿四) 格理克 (Edvard Grieg 1843—1907) 爲斯許的納維亞半島上最大的音樂家。幼時遊學德國，入萊府音樂學校。學成後曾偏遊各地從事演奏及作曲。

他的名作有「組曲比爾京德」(Peer Gynt Suite)。

看到以上二十幾位音樂家，真使我們感到欽佩與尊敬。雖然有幾位瘋狂的音樂家，但是「瘋狂」却產生了不少的佳大作品。不知有多少動天動地的樂曲，是產生在狂醉顛波的時間！我們不要只看他的作品如何，更要留心他們在藝術上有多末大的功績與供獻。他們爲了藝術而成了瘋人，而受了貧寒痛苦。嘗盡了人間的酸楚，甚而有終身不得享家庭快樂的。爲的是什麼？——爲的是藝術！到現在，他們的光芒，仍然很光輝的照耀着樂壇。我們聽到他們作品演奏的時候，會有怎樣的一副感覺？雖然我們不希望中國有彼得芬，罷哈等，那樣的人物，但我們却希望中國有肯盡責任，肯犧牲的人物，像彼得芬，修芒，修斐爾德那樣爲藝術犧牲的大無畏的精神一樣。那樣，中國的前途，真不是我們現在所能預料得到的啊！

# 「梁允達」

張 征 東 (S. 1)

梁允達是生活書店創作文庫中的一本戲劇集，中間包括兩齣戲——梁允達與村長之家——這是李健吾較近的作品。全書二百四十四頁，平裝本定價四角五分，二十三年十月初版。

在這裏我先引用作者自序中的幾句話：「在中國，無論寫的好壞，戲是一宗賠錢生意。先不說難得書店印行，沒有舞臺上演，沒有各家導演，沒有演員扮演，而且更壞的是，沒有觀眾領受……的確，戲劇無論在銷路或其他各方面，較詩文都差一點；但近來國內的戲劇運動，很有點蓬勃的現象，各地從事於戲劇的人士，最近，確很活躍。但與戲劇有連帶關係的，自然是劇本；而國內的劇本，實在感到太缺乏，同時好的也很少；梁允達不算是十分成功的作品，但較之一般歪曲的作品，似乎又好了一點；固然這種事是賠錢的生意；但我認為，戲劇應和文學一樣，須要為戲劇而戲劇，並不是為賺錢而寫劇本。或者說是為吃飯而寫劇本，中國不能有良好的作品產生，（無論是文學或戲劇）固然有很多原因，但作者忽略文學和戲劇的本意也是一個原因吧？梁允達的作者在序裏說自己鼓了勇氣，不去計較一切物質的報酬，這種勇氣，這種態度，是值得一般從事於文藝和戲劇的人所當效法的。

這裏不必多說廢話，讓我們來對牠的內容，簡略的作一個討論。

在「梁允達」一劇中的主人翁是梁允達，四喜，和劉狗，梁允達是從前什麼壞事都做過的一個人；原因是耳朶軟，經不起別人的勾引，並且曾有一個幫手。但現在是一個好人（？）四喜是梁允達的獨生子，但也很有父風，老婆偷漢子，而自己却在外面胡鬧賭博，以致弄得債務緊逼，且夕希望父親早死，而自己好承受遺產的一個人。劉狗呢，這就是廿餘年前的梁允達的幫手。

梁允達一劇的大意，非常簡單，主要的意思，是爲了梁允達在鄉中很有聲望，所以保衛團謀聯合梁允達包運鴉片，梁允達不敢毅然應允；但有一天在廟會中，竟同他從前惟一知己——劉狗——遇到了。這是梁允達自從做了好人（？）之後，闊別了二十年面非常不願遇着的老友，但這次竟不幸的遇着了；而劉狗偏要歇在梁允達家裏，這的確使梁允達感到困難，一方面是因爲梁允達現在是好人（？）但另一方面若是不容許他住的話，又恐傷了感情，或更老實在的說一句，是怕劉狗把從前的梁允達一五一十的說出來，而毀了梁允達的名譽，況且劉狗現在還是「本性未移」。於是梁允達在這種情形之下，終於留下劉狗，但結果因爲劉狗在包銷貨品（鴉片）上，意見與梁允達的不能完全一致，並且調戲他的兒媳，所以在某一天的晚上，梁允達終把他早先的知己——現在的禍根（恐怕把梁允達的歷史流傳出去）——在祠堂裏殺了。其間並夾雜些四喜輸錢後狼狽的情形，和梁家的許多瑣屑事件。這一齣劇本，佔據了全書頁數的二分之一。

第二個是「村長之家」，這裏的主角是，村長杜某和他的妻子，葉兒——他們的獨生女兒。眞娃——不必作長工，而偏要在杜家作工的年輕孩子。計誠——逃難的中年人。這篇是說村長從前家的一段醜史，並且托襯了一幕戀愛劇，而主要的還在後面的戀愛劇。

事情是這樣的；在村長的家中，做長工的眞娃，和村長的掌球葉兒，發生了戀愛，在農村封建

思想充溢的社會中，豈容有這種事情發生，猶其是在村長家中，更不該有這種事發生；雖然這事很秘密，並且女的也不敢在表面上顯出任何表示，但這事終久給一個葉兒的表親知道來。

同時爲了杜村長的德政，村裏公議要揀個吉日送扁，但在這時候，村中的破廟裏，來了一個難婦，和他的兒子；爲了有人見他可憐的原故，所以把他引到村長家裏，暫時留他的兒子在村長家幫忙；但不幸的時情發了，當夜遇了賊，並且嚇的葉兒大哭（實在不是嚇的）於是村長疑心是計賊，因爲他最可疑；沒有照主人吩咐的地方睡，而第二天却發見在破廟裏（雖然他說是陪母親）。所以村長就要拿他當賊辦了。但結果這事是真娃作的——半夜要到葉兒的房中——天未明他就跑回自己的家去了，作這事之前，葉兒也知道並且也是他揭穿的。但同時村長在疑計賊的時候，曾派人到廟裏希望得些贖物，但結果却給劉村副搜出一張字據——一張村長的祖母立予村長母親的休婚字據——但幸虧村副不識字。在初來的時候，這婦人說從前是這村的，並說認識一個姓杜的，但杜村長自幼已不知道娘的去處，以爲早死了，所以村中傳說，他不承認，但萬分不幸，他發覺了這難婦是誰。杜村長在這兩種不幸之下（這不速之客同他女兒的事）自然滿心不快，將葉兒數落了一番，而葉兒呢，在雙重悲痛下（真娃的奔走與父親的責備）終於是跳井自盡了。這篇似乎有一點說明舊禮教吃人的意思，同時這兩齣劇都有相通的地方——梁允達於劉狗，杜村長於難婦——同爲了面子的關係。還有兩篇中都死了一個人。

我認爲無論技巧和意識上，都尙可取，但似乎梁允達較好一點。

註：我於戲劇本是門外漢，而「書評」更是初次嘗試中間牽強誤會，見解舛誤的地方，請讀者多原諒和指正。

## 三言兩語

張書癡(S. 1)

中國居然有居世界首位的了！——死亡率。這也是中國人可以自豪的一點，你想，非東亞病夫，又孰能勝任？

誰都知道：二十世紀裡，各國的資本發達，物產過剩；中國也發達，中國也過剩，天災發達，盜匪過剩！

中國最能消費者，莫過於小姐，最能生產者，莫過於農夫，可是到處小姐受人歡迎，到處農夫受人輕視。

中國人，的確不凡，都會真有染了黃髮穿着高跟鞋的小姐，鄉村裏有留着大辮纏着金蓮的姑娘，文明之邦，名不虛傳！

大戰前的奏曲，在外國，不外增加軍備；在中國，不外增加「國恥紀念日」！





尙 澧	燕京	文學院	英文	宋世選	燕京	理學院	化學	譚英俊	輔仁	理學院	化學
馬 蒙	燕京	法學院	社會	周同軾	燕京	理學院	化學	孫志信	輔仁	理學院	物理
杜 洽	燕京	理學院	化學	譚約翰	燕京	理學院	物理	侯福忠	輔仁	理學院	化學
張兆英	北平	管理學院	管理	仇嶸業	燕京	理學院	醫預	翟慶椿	輔仁	理學院	化學
蔣 琳	南開	商學院	學系	靳宗和	燕京	理學院	醫預	章立本	輔仁	理學院	西語
王恩濟	南開	文學院	歐美系	張德聲	清華	法學院	經濟	王維助	山東	理學院	物理
楊天雄	軍校			祁連生	清華	理學院	物理	薛濟英	師大		體育
孫德文	軍校		步兵	黃 宛	清華	理學院	化學	朱國平	北大	理學院	地質
王華仲	金陵	文學院	經濟	李安宇	清華	工學院	機械	陳長齡	漢口	機械學校	
梁天然	金陵	農學院	農化	毛鐘壁	清華	工學院	土木	陳廷彥	光華	文學院	經濟
康升龍	工業	工學院	機械	王學偉	清華	理學院	物理	李忠桓	吳淞	商船學校	
田廣沔	齊魯	理學院	天算	高蔭鑄	輔仁	理學院	化學	俞 廣	海軍		

，文學院則較少。

諸位不要看考取的人數這樣的少，剛够全班的一半，但是參與各校考試的並不算少，只清華一校就四十人參加，錄取的不過七位，這只怨自己程度的不够，不能說人家不樂意要。今再將與考人數，錄取人數及比例數作一表於後，以與前對照：

這些新出嫁的姑娘們，剛到了婆家，還時常來信問他娘家的事情。雖然他們肉體在異方，但是他們的精神還時常來露河繞灣，他們對於功課也不敢放鬆，恐怕一時不慎，丟了娘家的臉。前些日子張德聲來信說：他們系裏沒有 Miss，心裏不大高興，但此亦不過笑談而矣。

光華	中央	師大	北大	清華	燕京	南開	校別	
1	3	6	8	40	21	3	與考 人數	
1	1	2	4	7	13	2	錄取 人數	
100 %	33.3 %	33.3 %	50 %	17.51 %	86.2 %	66.6 %	數比例	
平大	商船	吳淞	北洋	高工	輔仁	軍校	齊魯	校別
5	1	9	1	7	2	21	與考 人數	
0	1	0	1	6	2	12	錄取 人數	
0	100 %	0	100 %	86.2 %	100 %	65.8 %	數比例	
金陵	山東	政中	中央	交北	交上海	交唐山	機械	校別
14	3	2	3	2	4	1	與考 人數	
3	1	0	1	0	1	1	錄取 人數	
21.6 %	33.3 %	0	33.3 %	0	25 %	100 %	數比例	

## 村際要聞

九月十四，迎新週，我學生會舉辦迎新大會，以遊藝及茶點爲連歡介，燈火煌煌，掌聲如雷，新生披紅帶花，握紅燭入場，人面與燭光相映，眼波與紙條齊飛，頗類新嫁娘，招待員則忙碌如伴姑云。(C)

青年會新訊：開學以來，青年會招新會員頗形踴躍，並闢新遊藝室，上至動物方木象棋等棋，以暨各類圖書，蔚成大觀，據聞該會更忙于籌備行將至期之五十週年紀念會云。(T)

叮叮話劇社，入秋來，氣象大新，新舊會員頗極一時之盛，牛鬼蛇神，摩登伽女，詩人，小孩，一應俱全，現爲賑濟湖汙災民起見，決于十月十日將中國偉大名作，萬家寶之「雷雨」(五幕劇)演出，所收票價，悉數助賑。(T)

「滄友樓」行將落成，該樓爲新式建築，全部設計，頗爲莊嚴壯麗，校當局及同學，均甚關心，日往巡視，現已決于十月下旬舉行新樓落成典禮，招待外賓，校友，並由學生會特請叮叮劇社于是日上演偉大各劇「白茶」及「喇叭」等，以資慶祝，且用聯歡云。(今)

春雷藝社，招愛好藝術社員，廣告頗極美麗動人，該社專致力畫，課餘之暇，即整個沉于藝術生活，際以陶怡性情云。(C)

本季開學後，校當局即極注意于同學的人格指導，以養成同學自治能力爲前題，故並發學生操行考核表，以促學生振發精神，且課程亦以教員輔導學生進行，本季國文亦採用道爾頓制之優點教學云。(今)

## 編輯後記

已往協和湖太沉寂了。本季我們願意努力，希望這情況改變一點；使刊物本身有點生氣。所以各方面都極力設法改進：在數量上，我們決定這季出三期，每期約八十面。印刷以水屋作樣，使形式整潔美觀一點。關於來稿審擇亦極慎重，盡力使內容充實。並且將有限的一點經費，劃分一部買書，以爲同學投稿報酬。實際很微薄，不值提起。不過我們想，同學不以物質收獲爲希圖，而以生活紀念爲目的，則這一點點報酬也是很有意義的。但這都是我們夢想刊物進步的一些笨法子；實際上還在同學的努力。一個好的刊物是編者與作者共同努力的結果。如果同學不以「作者」自任，則編者雖努力亦無效力。

有人覺得已往協和湖，辦成純文藝的是一個錯誤。我們以爲這話很對。但得聲明，這期也還是純文藝的。實事上這無辦法。編者同人，老實說都是愛好文藝的，但同學可以放心，我們絕不會忘記責任，我們知道辦的這是一個學校刊物，這內容不應該是單純的。但實際上沒有同學將自然科學的，或社會科學的稿件給我們，編者有什麼辦法？

以後我們希望擔任史地及科學的先生能够提倡一下，使同學有寫作「非文藝」文章的興趣。並且希望先生寫給我們幾篇關於科學或史地講話之類的文章。如科學，以編者意思，希望能寫如現在

文壇所流行的「科學小品」樣的文章。這內容既直接有益於生活，而又有文藝的趣味，比之於乾燥少味的論文大概要好一點。

我們很喜歡這季新同學能爲這賣力氣，將許多好稿子給我們（有一部分，限于篇幅，沒有登出，我們這里表示歉意）。但同時慚愧，難受；舊同學對這彷彿還不熱心，還很「絕情」，我們很不願說這話。但這是實事，不能不說。

在稿件中。有些，我們覺得作的太敷衍，似乎原沒有意思作得好，字也寫得極潦草。我們希望這樣的稿子以後不必送了來。因爲編者，以爲我們在這一個段落里，還沒有資格如「大作家」來寫「湊乎事」的文章。

但同學絕不要因以上幾句話誤會。以爲我們選稿水準極高以致「不敢問津」。這是錯誤的。你可以想像一個中等學校的刊物，不會怎樣了不得。只要文章結構用詞上沒錯誤，內容新鮮，而非陳腐爛調，你可以放心，我們會很小心地拿去刊印。

這期張天授先生輯了一些民歌，爲的是能引起同學關於這方面的興趣。我們想這一個團體中包括了二十幾省的同學。如果各將最偏僻地方的民歌，擇能代表一部分特別意識或風俗習慣者，給我們。集攆來，恐怕是一件頂有意義的事情。但來稿內容也得是有趣味的，別處所不會見到的。

說得太多，太瑣碎，就此擱筆。

最後謝謝王先生在匆忙中爲本刊寫文章。

白 遠 一九三五，九，二十六，夜。

# 肺結核症（肺癆）概說

（轉載）

病原，是結核桿菌，乃一種慢性傳染症，凡接近患肺癆病的人，由他所咳出之涎星，就能傳染，他吐痰在地上，待乾後隨着灰土被人吸入肺中也能受傳染於不知不覺之中。不論，男，女，老，幼及身體之任何器官，均能患結核症。就年齡言，有嬰孩，童年，青年，及老年之分。就器官言，內自骨髓關節腎，腸，肺，統膜淋巴腺及皮膚之別。其病狀各就被侵害之部分而有不同。結核病中，以肺結核佔最多數，且在我國係最普遍多見之症。今就肺結核普通病狀擇要述之。

病狀，社會中人大多數認肺結核症，分第一，二，三，期這不過是一種說法。其實並不能劃清界限，何時係第一期，何時到第二期。就一般常見的病人，若發現了自覺的病狀。多半都到了第二期。因肺結核的病狀，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乃漸次而顯，時發時伏，慢慢進行於不知不覺之中，並非同時並顯的，致患者每每忽略於初病之時。爲欲容易明白，將其病狀分爲局部的與周身的。

## （一）局部

（1）咳嗽，表明呼吸道有病變，由，鼻，喉，膈，氣管，及肺受刺激都能引起咳嗽，或乾咳無痰，或痰多而咳不烈，痰色黃白不一，但不能依有痰與否而定病之輕重，因有肺結核患者，本有咳

嗽，一經服藥便咳止，痰除，即以爲痊癒，不再醫治，迨又有咳嗽則再就醫，或仍服原方。如此斷續醫治，未澈底診查，非但不能痊癒，且少有不日漸危險者。凡時咳時癒者當早就醫檢查肺部並驗痰中有否結核菌。若能初次查見細菌，當然大有助於診斷。若不能查見，決不能依次爲準。必須多日多次檢查，雖七、八次未查見，亦不敢定該人，即非結核症。

(2) 咳血，因呼吸道有破裂處，或滲血處，病人至此時驚惶就醫。不敢再遷延不治。醫士遇此大有助於診斷。有益之病狀也。凡青年人無故偶然咳血者，不論血之多少及次數若干，雖未顯其他病狀，痰中亦查不見細菌卻十分之八九係肺結核症。咳血不多者，於服藥或休息數日後即能自止不再咳血，但不能認爲病已痊癒。

(3) 胸痛，每在胸上部或兩肩，於咳嗽或深呼吸時有刺痛，多半因肺結核部分近於肺外面。累及胸膜發炎之故。在早期很難診斷。若患在肺深部雖成洞亦不感痛。

(4) 喘，呼吸促迫，在初期少見。必到三期，病區擴大時方顯。

(二) 周身病狀，因各人之體格不同，性質不一，故各人所顯之病狀，亦不一致。

(1) 消化不良，有時是結核患者早顯之自覺病狀。厭食或食後腹中膨脹，常是病人就醫的原因多半說因生氣或着急，致消化不良，並不咳嗽，經詳細檢查，方知其無食慾的原因，係患結核症。

(2) 體溫。體溫升高爲肺結核患者最早顯之病狀。在初期未必有高燒。只午後兩點至七，八點鐘有微熱。在法論表僅至九十九度或九十九度四，病人不覺發燒，只稍畏寒，或稍有汗。此係肺結核症之特狀。

(3) 脈搏。患結核，脈搏大多數快。體溫雖不高，稍一動作即能使脈搏加快。



(4) 體重。身體肥胖者未必無結核症，瘦者亦不一定是結核病。惟若有不思飲食而身體漸弱消瘦者，實爲可怕之現象，不可不早注意也。

(5) 精神。結核患者最早的病狀，在他方面是發燒，漸瘦。在自覺方面即厭食、疲乏、精神萎靡，不能作整天的工作，即休息亦感乏倦，諸事興趣。到晚間，反覺精神旺盛。

(6) 盜汗。患結核者，在夜間出虛汗，也是特狀。

診斷。肺結核症，初起時頗難診斷。至能確實診斷時，則病象已深。若時常斷續的發顯上述各病狀。當注意結核症，早就醫診查。早用X光透視較爲可靠。

治療。不論何症，早醫治容易奏效。迨病勢沉重雖多方醫治，亦難望速癒。結核症更是如此。藥療法。在現代醫學，尙無特效藥能治，即足以能使輕快者亦未必有。廣告上治肺結核的藥雖多。不過是生意而已。結核症雖無藥能治。但已證明他能自消自癒。故現代醫學順其特性，利用安息療法

(1) 病人臥床，完全休息於空氣流通，陽光充足之室中。一切飲食、排泄、均不起床，同時輔以易消化，富有滋養力之食品。輕病須臥床六個月重者則一、三年不等，若半途起床一次就能前功盡廢。

(2) 外科治法。用手術將司肺動作之神經系，壓迫使麻木，令肺在一定期間停止工作而休息。此法只可施於肺一側患者。此係最新經濟之治法。能使早痊癒。

(3) 運動治療法。肺結核患者在長期休養後，一切病狀完全消失。體溫亦歸正常。在醫師指導下。每天可散步一次。每次十分鐘。但須按照患者狀況，如不感覺疲乏可漸延長至一、二小時，但不可自己勉強自己。一覺疲乏即速休息。最忌劇烈運動或深呼吸。

中華民國廿四年拾月卅日 收到



# 協和湖

總編輯

梅白達

編輯

張天授 陸世傑

張征東 王達津

陳乃豐 王達富

總發行

趙傳紀

出版者

潞河中學校

定價每册大洋一角五分

## 協和湖投稿簡章

- (一) 凡關於政治。社會，經濟，科學，文學，以及其他各方面之研究，討論，介紹，批評，創作，翻譯，及學校內生活之記載，本刊一律歡迎。
- (二) 本刊不限於中文，如英文小品之類，本刊亦得的登之。
- (三) 來稿如係翻譯，請將原文附來；如有更改，亦請將原題，原著人姓名及原著名稱，卷數，用英文詳細載明以便對照。
- (四) 來稿務祈用本刊稿紙，並祈用毛筆或鋼筆繕寫清楚。
- (五) 本刊對於來稿，得酌加增刪。
- (六) 來稿掲載後，酌贈書籍，及本刊以作酬勞。
- (七) 來稿請注明真實姓名及班次。

# 82  
489523